

增修
歷史感應統紀

四卷

王震敬題





A541 212 0023 3209B

貧乃典身充聘新婦入門。知之大慟曰：爲婦豈忍令翁爲傭耶？遂取簪珥質錢，將以贖翁。長婦不孝而貪，乘閒竊錢去。夫疑婦中悔而匿其錢，婦無以自明，又傷翁無可贖，鬱極氣閉而卒。殮而厝柩他所。三日，姑令長婦往祭亡婦柩，俄雷雨作，聞喚門聲。啓之，則新婦也。姑大驚曰：汝鬼也。曰：新婦人也。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適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衆往柩處視之，棺蓋揭開，長婦跪死於地，原錢在手。

逆子惡報竟符父詛

宋世陳廿三者，山居獷悍。父年老，每遭忤觸，至不能忍，數以手加額曰：願不孝之子，蛇傷虎咬。父沒後，廿三與徒黨入深山採木，有蜥蜴螫其足，又進前，遇虎突出，諸人皆奔避之。廿三以足螫，獨遲，竟爲所噬。

增修 歷史感應統紀卷四

宋史

劉政鬻菜夫。

端拱二年。興化軍民劉政。震死。有文在胸。曰。大不孝。

紹興七年

八月。都城外鬻菜夫。至宣德門。忽若迷罔。向門戟手罵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捕之下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五行

近世科學發明。謂被雷震死者。皆由觸電而死。非關報應。然有文在胸。曰。大不孝。請專信科學者。下一解釋。紹興七年。正秦檜漸用事。為趙構稱臣。宋終南渡之

幾。故祖宗隱痛。附人身而詬罵之。惜乎高宗不悟。甘心臣虜。亦大不孝之罪人也。

孝婦冤

紹興間。漢陽軍有插榴枝於石罅。秀茂成陰。歲有花實。初郡獄有誣服

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囑行刑者。插髻上花於石隙。曰。生則可驗吾冤。行刑者如其

言。後果生。

五行志



彭澤許止淨編纂

呼天不雨。插花成陰。怨氣之感動天地如此。司法者可不慎歟。

杜太后 太祖卽位。拜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曰。吾聞爲君難。天

子置身兆庶之上。若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敗。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

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后妃傳

吳壽夢爲四世之謀。而王僚死於光。宋穆公爲三世之謀。而與夷死於馮。杜太后復蹈其覆轍。命太祖太宗兄終弟及。再傳於子。本以愛子孫之故。而反使子孫不得其死。可謂大錯。然觀其教太祖之言。則實爲人主者千秋金鑑。宜其肇造宋室三百餘年之天下也。嗚呼。兄終弟及。尙啓後代爭端。欲求民選無弊。誠不易矣。

趙普 昭憲太后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趙普於榻前爲誓書。藏之金匱。或謂昭

憲及太祖本意。欲太宗傳廷美。太宗弟廷美傳德昭。太祖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

絕。廷美不自安。太宗以傳國之意訪之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於是廷美

遂得罪。普之爲也。後普疾篤。遣親吏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

怨累耳。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宗室傳。并趙普傳。

按趙普奏盧多遜交通秦王廷美事。多遜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旋諷李符上言。廷美怨望。遂貶房州。憂悸成疾卒。普又恐李符泄言。坐以他事流春州。初多遜流崖州時。符白趙普。珠崖雖遠。水土頗善。春州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卽流符於春州。歲餘死。是普雖爲宋開國元勳。而居心實太險詐。故私家作普別傳。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牀側。與普忿爭。足與正史相證明。

通鑑大感應錄曰。太宗聽趙普之讒。殺秦王廷美。故廷美轉生爲王安石。以亂宋。劉定之述野史曰。金人黏沒喝。生而腹下有癥。類太祖崩時狀。其後黏沒喝入汴。取徽欽二帝以去。蓋太宗殺弟姪之報云云。此二則因果之談。於正史雖未能證實。而趙普臨終鬼祟。李符陷人自陷。則果報之彰彰者。枉道以圖富貴。胡爲乎。趙不怠。趙不怠。爲成都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怠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令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閉糴。邑民發其廩。不怠

懲朱氏黥盜米者。民遂定。都江堰不固而圯。故歲屢饑。不怠躬視操板築。全活數百

萬。封崇國公。

宗室傳

乘饑閉糶者不仁。恃衆攘食者不義。兩懲之。最爲得體。

魏仁浦

魏仁浦。幼孤貧。母爲假黃縑製服。浦年十三。歎曰。爲子不克供養。乃使

慈母求貸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泣下。辭母詣洛陽。濟河沈衣。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性寬厚。以德報怨。漢隱帝時。賈延徽與仁浦並居。欲併其第。屢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仁浦言俾隸諸軍。無濫殺者。仕至宰相。子孫貴盛。

魏仁浦傳

凡大有爲之人。其幼時樹立。固自不同。幼年有志孝養。長必能仁民。能孝且仁。福必歸之矣。

陸孟俊

馬希崇以妓楊氏獻韓令坤。會擒陸孟俊。將械送行。在楊氏窺見。慟哭。

曰孟俊往年入潭州殺我家二百口。惟妾爲希崇所匿得免。願甘心焉。令坤以詰孟俊。俊具服。乃殺之。韓令坤傳

械送行在。或能免死。然殺人如麻之人。豈容倖免。故令楊氏窺見。俾償命債。冥冥中孰謂無鬼神哉。

楊廷璋

楊廷璋。父洪裕。少時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

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曰。懿不受命。卽圍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卽日載道。後廷璋在晉州。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以廷璋周朝近親。每入府。從者皆持刀劍。欲圖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子七人。皆不求爲官。垣塤皆進士及第。楊廷璋傳

不以親貴陵人者。亦不以親貴招禍。理之自然者也。廷璋生由天命。故其子亦各安天命。非惟免奔競之習。亦頗得遠禍患之道。

李崇矩子繼昌鄭伸。李崇矩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嘗勸太

祖釋叛黨妻子萬餘人。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十年。上書告矩陰事。太祖釋不問。未

幾。崇矩爲大將軍。子繼昌累官左神武大將軍。鄭伸早死。母詣繼昌乞丐。家人詬逐。

繼昌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李崇矩及繼昌傳

崇矩仁厚之德。化及子孫。鄭伸陰險之禍。延及老母。餘慶餘殃之說。不誠信乎。而

崇矩於儒學之外。更能崇奉釋氏。飯僧造像。種福無量矣。

李超。李超爲禁卒。嘗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

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生子濬。官樞密直學士。潘美傳

超一舉而具三善。全人生命一也。免主造業二也。廣己仁愛三也。食陰德之報。不

亦宜乎。

曹彬。曹彬伐江南。李煜危急。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

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能愈。惟諸

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君臣
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年六十
九薨封濟陽郡王諡武惠子九人璨瑋皆名將諸孫多大官

曹彬傳

按彬初破遂州諸將欲屠城公執不可有獲婦女者公悉閉之一第密衛之泊事
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知徐州日有吏犯罪彬逾年而後杖之人問
故公曰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
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未嘗屈焉嗚呼如武惠者僅一笞責之微而體貼人情曲
盡慈惠非至仁能如是乎其示病也正如維摩詰經所謂因衆生病是故我病一
切衆生疾瘳我疾乃瘳存心仁厚如此故子瑋琮璨均秉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
生光獻太后顧九疇云古稱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若彬之爲將正可廣作功德何
忌焉歸田錄載曹武惠王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
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彭蘭臺曰使彬不爲將而

抱此不忍傷一物之心。與下江南不殺一人之心。無盈絀。無廣狹也。然則一介之士。孰不可自盡其心乎。故印光法師曰。殺一蟲一蟻。卽殺人盈城。盈野之漸。救一蟲一蟻。卽長壽生。天生西方。及天下太平。人民安樂之基。能知蟲蟻殺之救之。尙不虛其果報。自不敢以爲己名利權勢之私心。俾民人悉遭塗炭而致死亡也。凡提倡戒殺護生者。必須將此意表而出之。則其利大矣。

曹翰 江南主李煜降州郡皆下。獨江州指揮胡則固守。曹翰圍之四月。力屈被執。翰殺之。縱兵取貲財。而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顯榮累世。翰死未久。子孫有乞丐者。

通鑑宋太祖紀

現果隨錄。蘇州劉錫元。於萬曆壬子秋。爲貴州房考官。道湖廣。夢一長面偉人告曰。吾宋將曹翰也。前在唐朝爲商。偶過一寺。見法師講經。發心設齋一供。隨復聽經半日。以此善因。世爲小吏。從不失官。至宋爲偏將軍。卽曹翰也。攻江州不下。怒屠其城。因此殺業。世世爲豬。於君之佃戶家。蒙君憐而活之。今君泊舟之所。明日

第一受宰者卽我也。有緣相遇。幸垂哀救。劉驚覺。窺泊舟之所。果屠門也。頃之擡出一豬。呼聲動地。劉遂贖之。畜閭門放生堂中。呼曹翰卽應。萬人目擊。史言彬之子孫顯榮。翰之子孫乞丐。昭果報應無差。詎知尙是花報。翰之果乃在世。世爲豬乎。翰之果。世受豬身。則彬之果。安知不永享天福。嗚呼。六道升沈。當人一念。仁與不仁而已。可不慎與。又因設齋一供。聽經半日。卽世爲官吏。足證佛法誠不可思議。爲將攻城。廣造殺業。至世受豕身。足知福報最易於淪墜。世之貪享富貴。誹謗修行者。可以爲前車鑑矣。又王丹麓遂生集載劉錫元夢中問曹翰曰。平日見汝等受屠時。何法可救。曰。當屠割時。痛不堪忍。惟聞念佛聲。則解其苦。望公凡見屠殺割裂。及湯鑊煑食時。爲念阿彌陀佛。不獨解苦。且有脫苦之益也。發菩提心者。不可不知。

沈倫 沈倫奉使吳越。歸道出揚泗。歲饑。民多死。郡吏曰。郡中軍儲尙百餘萬斛。倘貸於民。至秋收新粟。則公私俱利。倫具以白。朝論阻之。今以軍儲賑饑民。若荐饑

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太祖卽命發廩貸民。倫清介醇謹。好釋氏。信因果。爲轉運使。入成都。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獻者。皆拒之。在相位。值歲饑。假粟者皆與之。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卒年七十九。諡恭惠。子繼宗。光祿少卿。沈倫傳

設兵所以衛民。若廣蓄軍儲。聽民饑死。是養兵以殃民。國家何取乎。乃滿朝文武。見不及此。倘非沈公深信因果。以自當召和氣致豐稔之言。排朝臣議。堅太祖心。則展轉溝壑之民。誰一爲之援手者。好釋氏信因果之功德如是。奈何輕疵議之也。

盧多遜 盧多遜。貶崖州。食於道。傍逆旅。有嫗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附合。吾子不從。盧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相繼淪沒。老身流落無歸。彼盧相怙勢妬賢。終當遠竄。妾幸未死。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騎去。通鑑

怨家相逢。當頭棒喝。固怙勢妬賢者。所不及料矣。

薛居正 薛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

皆其黨。議盡捕誅。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擒賊帥。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拜大

學士。進司空。卒年七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

薛居正傳

亡卒爲盜。何預僧事。況盡加捕誅。此必有意破壞佛教者。欲加之罪耳。非居正代明其冤。嗟彼緇流。何從伸訴。吾聞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以此類推。則全一僧命。不啻全千萬人之命。輿論稱其守道蒙福。不誣矣。

呂蒙正 呂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蒙正止之曰。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時人服其量。故事。宰相之子。卽授員外郎。蒙正奏曰。天下才能老於巖穴者多矣。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授九品官。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封蔡國公。

卒諡文穆。

呂蒙正傳

按金湯編。呂公微時。嘗寄僧寮。執政後。以告。帝賜僧紫袍以旌之。所得恩俸。悉與寺僧以酬德。公晨興禮佛。必祝曰。不信佛法者。莫生我家。願子孫護持三寶。後從子夷簡。封申國公。叩禮廣慧禪師。夷簡子公著。亦封申國公。叩禮天衣禪師。左丞好問。禮圓照禪師。好問子用中。禮佛照禪師。世世貴顯奉佛。果符公願。公之防動。曠心。畏懼陰譴。皆從信佛中來。夫例授之職。何至遭陰譴。似公借此言以成其讓德。而不知佛法中。確有此理。蓋人生食祿。原有定數。貴家子弟。以享用過度。夭折其天年者。紀籍所載不少。況虛糜祿位乎。公之讓。正所以行其慈也。至公禮祝。願子孫護持三寶。卒能如願以償。足徵佛之感應。不可思議。吾人願力。不可思議。夫人非早種善根。則佛法難聞。非夙修慧業。雖聞不信。非他人力量所易轉移者也。而呂公竟能以願力仗佛力。使世代子孫奉命維謹。況以己之願力。合佛之願力。求接引生淨土。豈不如水流溼。火就燥。磁引針。珀拾芥。萬無一失乎。願讀此傳。

者觸類而通於念佛法門。倍增信仰。則所得利益。不減呂公矣。

竇禹鈞 竇禹鈞。累官右諫議大夫。致仕。子五儀。儼。侃。僖。相繼登進士第。馮道

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當時號爲竇氏五龍。史官論曰。其門族宦業之盛。或以爲陰德之報。亦義方之效也。竇儀傳

李昌齡樂善錄。禹鈞幼喪父。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亡祖亡父。謂曰。汝命無子。且壽促。當早行善事。禹鈞敬諾。先有家僮盜用銀錢二百千。慮事覺。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焚券撫養。既笄。擇壻嫁之。元旦往延慶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泣至。云。昨得金銀。將贖父罪。不意失去。父今死矣。禹鈞驗實。還之。復有所贈。凡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遺孤貧不能嫁者。嫁之。貧交及四方賢士。多賴以舉火。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建書院數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名儒。凡有志於學而無貲者。咸留訓之。後復夢祖父告曰。上帝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

考終之後。當充洞天真人位。由是禹鈞愈積陰功。爲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五子。儀。尙書。儼。翰林學士。偁。參知政事。侃。起居郎。僖。左補闕。八孫。皆顯貴。范文正公書其事以示子孫。禹鈞感祖父夢示衆善並舉。遂反夭爲壽。轉無子爲多男。不惟壽考。且登仙籙。不惟多男。且得顯榮。范文正書其事示子孫。亦廣修善事。得多男富壽之報。古訓云。命由己造。不誠然乎。獨是禹鈞之事。知之者不止文正。聞而不行。如入寶山而空手回。其亡祖父亦未如之何矣。

王祐 王祐爲觀察使。嘗勸杜重威使毋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動靜。謂曰。得彥卿不法狀。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爲決配而已。還奏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祐華州司馬。祐赴貶。親友送於都門。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我不作。二兒必作。謂且也。手植三槐於庭。曰。我後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而果然。

王祐傳。並通鑑。宋太祖紀。

祐謂二兒必作。又謂後人必爲三公。其信善惡果報。更決於于公。而卒不爽。孰謂天道難知哉。

王旦。王旦幼沈默好學。父祐曰。此兒當至公相。初知平江縣。其廨傳有物怪。居多不寧。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及爲相。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曰。卿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無所隱。益見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準罷樞密。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準深憾之。已而除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薦。準愧歎。以爲不可及。薛奎爲江淮運使。辭旦。旦無他言。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運使。辭旦。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思旦之言。未嘗求利。卒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家人未嘗見其怒。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曰。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今日不喜飯。可別

具粥。不置田宅。曰：子孫當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遺令削髮披緇以殮。

傳王旦

觀王公之容寇準。真宰相之度。其對薛奎士遜。真宰相之言。卽一污羹小事觀之。不惟曠心淨盡。并絕口不道人過。非盛德能如是乎。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王公當之。無愧色矣。史雖未載公得力於佛。然云遺令削髮披緇。則深心信仰可知。或竟爲乘願而來者也。蘋磯瑣錄載盧某夜懷百金送公。求爲江淮鹽運。公辭曰：君才不堪此職。敢以私賂廢公道乎。盧慙退。終日焚香。詛公速死。一夕夢神吐曰：王公盡心於國。汝乃欲其速死。帝將罪汝。及醒。汗流徧體。數日卒。呂蒙正之祝願。與佛順。故成正比例。盧某之祝願。與天違。故成反比例。如逆火自焚。唾天自浼。小人無知。可笑可憐。

徐休復

徐休復。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乃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

與故人書作隱語。覬覦反狀已具。抵於法。未幾。瘍生於腦。既而疾甚。時見王延範。但

號呼稱死罪。數日卒。徐休復傳

雷有鄰。劉偉。雷有鄰與劉偉交游。偉以造僞得試。遇銓。有鄰告其事。偉坐棄市。

有鄰授祕書省正字。自是累上疏。密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

有鄰號呼聞於外。數日死。雷德驥傳

延範誣陷致死。休復應受其崇。劉偉罪有應得。何有鄰亦受崇。蓋有鄰並非爲朝

廷清銓選之途。專爲己身升官發財計。其心不正。故怨鬼得而乘之也。

魯宗道。魯宗道拜參知政事。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爲人剛直。遇

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嘗就飲酒肆中。真宗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肆來。使

者謂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言以實言之。曰。公當得罪。曰。欺君罪更大也。入謝

曰。有故人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常以語太后。太后臨

朝。遂大用之。魯宗道傳

求忠實之臣。以不欺爲標準。眞宗可謂知人。而宗道不敢匿罪。竟得福報。所謂君子落得爲君子。

劉沆。祖景洪。劉沆。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玠據州。稱太守。屬劉景洪

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嘗曰。我不從彭玠。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命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生沆。拜同平章事。子瑾。天章閣待制。劉沆傳

李仕衡。李仕衡。調鄂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

進卽其家。謂曰。子有陰德。此門當高大之。後拜尙書右丞。遷左衛大將軍。子丕緒。累

遷司農卿。李仕衡傳

景洪更山名。與王祐植槐爲志。比美。皆以深信因果。而得高大門楣者。仕衡雖不自言。而他人能決之。

宋庠。父杞。宋庠。父杞。爲九江掾。與妻鍾禱於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遺爾子。

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卽夢中見者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
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一。寘祁第十人。呼二宋。庠後封鄭國公。性儉約。不
好聲色。天資忠厚。嘗云。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宋庠傳

按長編。二人少時。有僧相之曰。小宋當魁天下。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謂庠曰。
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十萬命者。庠俛思良久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
雨所侵。吾編竹橋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選。然公終不出其下。庠祁私
相語曰。一歲豈有兩魁。其言妄也。及唱第。祁果首選。太后易之。大宋得大魁。以
救衆多生命之功。而爲相國。亦其忠厚儉約之德。小宋雖具才華。而近於浮薄。其
鷓鴣天一曲。幾於戲弄宮娥。倘非仁宗盛德。禍且不測。史載大宋居政府。上元夜。
在書院讀周易。小宋爲學士。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次日。庠遣人讓之曰。相公
寄語學士。聞昨夕燒燈夜讌。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元夜。同在某州學舍吃壘
飯時耶。祁笑曰。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處。同吃壘飯。是爲甚底。兄弟見解天淵如

此厥後名位不同者有以也。感應類鈔。宋周必大監臨安和劑局。失火。吏論死。必大問。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除爲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門外雪交下。婦翁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後必大官至宰相。先是必大夢入冥。判官謂。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奈何。乃爲作宰相鬚。後罷相家居。一相士來謁。問相公安在。必大曰。某前待罪宰相。相士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氣色愈和。延入上座。相者審視。持必大鬚曰。真宰相也。必大驚服。蓋夢種鬚事。從未告人也。

馮京馮翁。馮京舉進士。廷試皆第一。還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攜酒榖來。出奩具。京笑不視。力辭出。累官參知政事。諡文簡。

馮京傳

京少年登科。便能力拒權貴。不爲勢偪。不爲利誘。所以終能反對王安石。呂惠卿。而爲正直不阿之臣。不負父之德蔭也。按京父壯歲無子。至京師。買一妾。問其

所由女涕泣不言。固問之曰：父爲官綱運，欠折鬻妾賠償，翁惻然，卽遣女還不索原金。不數月，妻有娠。里人夢鼓吹喧闐，迎狀元。是夕生京。感應類鈔：宋王曾赴試禮部時，聞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詢其鄰。因少官逋錢四萬，以一女鬻於商人。今將遠離故耳。曾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一見，遂以原價與之。令還商，約三日迎女。踰期不至，訪之所館，則曾行矣。是年禮部廷試皆第一。仕至宰相，封沂國公。王沂公與馮翁，只以惻然不忍之心，代人償官逋，免鬻女，本不望報。乃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擢巍科，登顯仕。古人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信乎不易矣。

王欽若祖郁。

王欽若祖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踰五十年，慎於

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進司徒，封冀國公。

王欽若傳

田延昭田況。

契丹寇澶，略得數百人，以屬田延昭。延昭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

生八男子，多知名。況其長子也，以進士平保州軍亂，阬殺降卒數百人，然卒無子，論

曰。況有文武才略。然欲懲兵驕。弗忌陰禍。乃阡降卒。惜哉。

田況傳

王郁田延昭之積善以貽子孫。原不異於于公。鄧禹。王祐。馮翁。而獲報亦同。獨惜欽若田況。一引奸佞。譖忠良。一阡降卒。造殺業。享祖父之福。而不克紹祖父之德。有玷先人矣。

寇準。丁謂。寇準與丁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曰。謂誠才。顧其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與王欽若導帝封祀。眷遇日隆。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長官拂鬚耶。謂大慙恨。遂成仇隙。先是巡檢朱能。詐爲天書。降於乾祐山。寇準上之。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準遂入相。帝得風疾。準請令太子監國。丁謂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因力譖準。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貶準道州司馬。眞宗崩。丁謂爲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爲都監判。移穴上百步。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王曾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雷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又因女巫劉德妙出入。

謂家逮鞠之。德妙具言。謂教之託老君以言禍福。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初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語。及貶。謂綬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誅。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貶人皆以爲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準歸葬西京。道出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筍。衆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後追贈中書令。復萊國公。諡忠愍。

通鑑宋真宗紀

史臣曰。寇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役。力阻衆議。竟成雋功。古之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獨惜求使相而私憾王旦。比匪人而不信李沆。因天書以求復位。功名之心太熱。故終受南荒之竄。丁謂於準。初則婢膝奴顏。繼則落井下石。而發朱能天書妖妄事以陷準。卽因德妙老君妖妄事以自陷。口授責準之詞。卽爲自貶之詔。天道好還。真不可思議哉。

楊礪 楊礪知鄂州。以善政聞。真宗在襄邸。充記室參軍。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

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覩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圭南向。總三十餘。礪謁之最上者。前有案。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己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成功。予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至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卽所夢來和天尊也。官至樞密副使。礪楊傳

君臣名位遇合。皆前定如此。孰謂冥冥中無主宰乎。

張詠 張詠知益州。與一僧友善。及去。出一書付僧曰。候至乙卯年八月一日。當請於官發之。僧至期詣府。時凌策帥蜀。集官屬共啓。乃詠真容也。上有手題云。詠當血食於此。後得京師報。詠於是日卒。策爲立祠祭之。通鑑宋真宗紀 詠求傅霖。三十年不可得。在陳州。忽來謁。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詠曰。亦自知之。後一月。詠卒。張詠傳

詠知益州。恩威並著。蜀人聞其再來。歡欣鼓舞。情誼既洽。生死不渝。正如柳宗元

之於柳州。其爲神受祀固宜。獨怪其臨去付書。預定年月。其友傅霖亦能知之。何以明了去路如是耶。史稱詠闢靜室。焚香危坐。或亦有得於禪定者。

張洞 張洞知棣州。河溢病民。水退。強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出爲江西轉運使。時歲饑。徵民積賦。洞奏免之。初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至是。夢之如初。自知不永。部分家事。未幾卒。

張洞傳

循吏沒而爲神。享其地方血食。觀此益信。但爲神雖俗人所貴。而享受血食。終從淪墜。知道者所深懼也。黃梨洲作外舅葉憲祖墓誌云。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尤契密雲悟禪師。密雲思興名利。公集宰官。經營天童。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所親見者云云。夫伽藍護法。高於地方血食之神遠甚。而遇善知識。必設法阻之。可見爲神不足貴矣。

查道 查道養母以孝聞。母病，剗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其爲兒時，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寡。及舉進士官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惻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與人交情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道深信內典，平居多茹素，或止一食，默坐終日。嘗夢神人曰：汝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

查道傳

刺血寫經茹齋一食，自非深信內典者不能。觀其布施博愛之懷，胎於兒時，可知夙世善根最深。殆以行菩薩道而出世者。

杜杞

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擢杜杞爲按察安撫使，攻破之，賊走散。

杞誘趕來降，擊牛馬爲大會，伏兵誅七十餘人。又得希範醢之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未幾卒。

杜杞傳

王韶 王韶率兵擊羌屢敗之拓地千八百餘里焚殺以萬計遂取河湟後坐怨慢落職病疽卒初韶交親多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若病狂狀病疽洞見五臟蓋多殺徵云子寀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感心疾尋坐左道棄市

王韶傳

林廣 林廣討瀘蠻乞弟乞弟擁千人出降廣發伏擊之班師至闕鄉疽發斷頸死論曰廣輕財好施長於料敵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又發其先塚此其過也謫被惡疾死或殺降之報也

林廣傳

林廣固輕財好施長於料敵王韶亦用兵如神戰無不勝且以今人分種界之眼光視之皆誅鋤異種宣揚國威非國內競爭殺戮同胞可比似足稱英雄可崇拜者豈知肉眼雖妄分種族天眼觀之同爲赤子佛眼照之共一法身恣情殺戮是逆佛違天也違天逆佛之人欲求不招酷報不亦難乎故有才之人更有德以主之則可貴無德而有才必先害人而終害己不如安愚守拙者之爲愈也 睽車

志載。紹興初。福建寇亂。提刑李稷臣。諭張義葉百小等來降。稷疑葉終爲變。取縛鐵柱。熾炭圍繞。葉呼曰。我已降。何罪至此。自後稷臣每獨坐。卽見葉在側。三年後。徧體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而死。殺降招報。史不勝書矣。又感應類鈔載。王韶取熙河。殺戮過多。晚頗悔之。以因果問金山寺僧。僧言。王法殺人。自是無心。韶未敢信。時刁景純精深佛學。韶復問之。刁曰。但打得心下過。便無妨。韶曰。今自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安。歲餘。疽發背。終日闔眼。謂斷頭截足人許多在前。洞見五臟死。按刁公數語。實精通佛法。令天下後世人。清夜捫心。不容自昧。但明知韶心下打不過。而不教以懺悔念佛。作救度因緣。有欠大慈悲心耳。

韓琦 韓琦爲安撫使。益州歲饑。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

爲緩調。蠲給之。遂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知定州。賑活饑民數百萬。執政三朝。號稱賢相。封魏國公。子忠彥。封韓國公。

韓琦傳

富弼 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陂澤之利可以資生者聽流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封鄭國公薨年八十富弼傳

蘇軾 蘇軾知杭州會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上供米三之一多作饘粥藥劑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先是西湖水多葑積爲田漕河失利舟行市中唐李泌所作六井幾廢軾浚湖通漕復造堰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爲三十里長堤人名蘇公堤作生祠以報召爲吏部尙書改翰林承旨蘇軾傳

洪皓 洪皓爲秀州司錄大水皓白郡守發廩損直以糶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州軍叛縱掠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累遷徽猷待制爲金使不屈歸卒諡忠宣子

适遵邁。适遵同中博學宏辭科。高宗曰。此忠義報。邁亦中第。

洪皓傳

吾人處此五濁惡世。除刀兵劫外。最慘者無如水旱。且刀兵或數十年而一見。而水旱則無歲無之。一方告災。凍餒流亡以死者。動輒數十百萬。況流爲盜賊。釀爲癘疫。無災之區。亦遭波及。故救卹災民。安集流亡。實爲政者莫大福田也。救災除運糧散賑外。如去貪吏。汰冗役。廣就食之區。開山澤之禁。施藥救疾。興工代賑。皆當務之急。後之有心斯民者。以韓富諸公爲法可也。感應類鈔。宋淳熙中。林機爲給事中。其妻叔王曉。偶平旦訪之。機未歸。妻出見。垂淚曰。林氏滅矣。曉驚問故。曰。夢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林歸。因叩以近日所奏。林曰。蜀郡旱。乞撥賑米十萬石。有旨如其請。機以米多。道遠不易致。當查實而後與。封還勅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其半可也。未幾。林病歸卒。有三子。繼踵而亡。在林機之意。或以事當覈實。庶費不虛糜。庸知救災如救焚。一一覈實而後賑。則索斯民於枯魚之肆。

矣。視財用重。而民命輕。宜其干天怒也。

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累官經略使。參知政事。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與。置義莊以贍族人。爲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母。嘗上言。理天下者。惟宰守最要。比來不知選擇。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若守宰得人。則政舉矣。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尙書。諡文正。子純仁。復爲相。純佑。純禮。純粹。均顯仕。

范仲淹傳

按公少孤貧。而以天下爲己任。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得錢氏南園。將徙居之。陰陽家謂當踵出公卿。公曰。一家獨貴。孰若使士倫咸受教育。因以其地爲學宮。故吳中文風蔚起。公嘗云。吾夜就寢。必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夜不安枕。明日必求以稱之者。篤信佛法。凡所蒞守之地。必造寺度僧。興崇三寶。與瑯琊覺禪師。薦福古禪師。最厚。初讀書。

長白山。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晚年以所居宅改爲天平寺。延浮山遠禪師居之。又延僧諷經。感觀世音菩薩示現。度母生天。夫終身孺慕。孝之至也。爲國忘身。忠之至也。推吉壤爲學宮。讓之至也。更篤信佛法。興崇三寶。入世爲人民父母。出世作衆生導師。如公者。誠有宋第一人也。

范純佑 范純佑尙節行。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密生徒

多不率教。仲淹患之。佑尙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

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

范仲淹傳

今之生徒多不率教。何不幸不得胡瑗爲師。而純佑爲友也。

范純仁 范純仁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而生。兄純佑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

居服。皆躬親時節之。知襄邑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時久旱不雨。純仁諭賈舟將五穀貯之佛寺。而爲糴之。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用

也知慶州時。秦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或謗所全活不實。遣使案視。會秋大稔。民懼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爭輸還之。章惇爲相。純仁貶永州。諸子怨惇。純仁必怒止之。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後復詔爲觀文殿大學士。元旦受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謚忠宣。純仁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

范純仁傳

純仁以父福蔭。生有自來。其富貴無足異。惟能學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則難能可貴也。文正知開封時。令忠宣將麥五百斛。解往姑蘇。路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葬。忠宣以麥金與之。曰。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還見文正。曰。丹陽見石曼卿。三喪未葬。二女未適。以麥金與之。猶未敷。公曰。何不連舟與之。曰。與之矣。公曰。善。嗚乎。博施濟衆。堯舜猶難。范公父子。一德同心如此。誠足爲千秋佳話。

文彥博 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

如恐不及。以太師致仕。封潞國公。卒年九十二。

紀事本末

淨土聖賢錄。載公皈依佛法。晚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發願云。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爲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化焉。富貴壽考如文潞公者。歷史上罕與比倫。而能精修淨土。廣度羣倫。更歷史所僅見也。

趙抃 趙抃。累官太子少保。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知越州。吳越大饑。抃盡救荒之術。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知虔州。嶺外任者死。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家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道里費。知青州時。京東旱蝗。及青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年七十八。夤晚學道。有得將終。詞氣不亂。安坐而沒。謚清獻。

趙抃傳

居士傳云。公四十餘。卽屏去聲色。居常蔬食。究心宗教。與慧來禪師遊。在青州時。

冥坐間。聞雷震大悟。致仕後。作高齋。不復與家人接。日輪一僧伴食。一淨人執事。其旁雞鳴。淨人治佛室。焚香擊磬。公起禮佛。誦經。至辰時。暮冬亦禮百拜。將終。先期徧辭親友。其子問後事。厲聲叱之。遺慧來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少頃。跌坐而化。嘗遺富鄭公書曰。執事富貴已極。道德甚盛。所未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願益勉之。鄭公乃於淨慈本。投子顛。極力參叩。有省。嗚乎。如公之修行精進。至老不懈。深山老衲。尙不多邁。況富貴至極者乎。學道有得。大願度人。極大丈夫出世之能事矣。

張方平 張方平。穎悟絕倫。凡書一閱。不再讀。拜參知政事。安石行新法。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薨年八十五。諡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語事益切。至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守東都日。富弼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予前知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事皆欲紛更。因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張方平傳

蘇東坡楞伽經序云。公守滁州時。遊瑯琊山。抵藏院。偶見楞伽經。取視之。恍然如獲舊物。細視筆畫。手跡宛然。因以此經授子瞻。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江淮間。又蔣之奇序楞伽。有親聞張公說楞伽因緣。恍然覺其爲前生之所書。則公爲乘願再來人。確乎無疑。按歷史以來。以執政而信佛者。惟有宋爲最盛。肇始於呂蒙正。王旦。全盛於范仲淹。文彥博。富弼。趙抃。張方平。故仁宗在位四十餘年。德澤在民。淪肌浹髓。其棄臣民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生榮死哀。非賴輔弼諸公信佛法。明因果。仁民愛物所致耶。謂佛法無裨於治國者。可翻然悟矣。至張公以王安石遇事紛更。知其得志。必能亂國。蓋遇事紛更之人。將使民無所措手足。與古聖賢清靜無爲。與民休息之旨相反。張公見微知著。故不難逆料也。

王十朋 王十朋爲建王府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加禮位之中坐。凡歷四郡。賢者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講經。有不善者。反覆告戒。俾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者至庭。溫辭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

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卽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拜龍圖學士。卒諡忠文。事親孝。友愛二弟。書室扁曰不欺。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王十朋傳

佛門規則。法師將講經。先由聽衆推代表數人。香花奉請法師入講堂。法師禮佛升座。聽衆排班頂禮。法師開經後。聽衆端坐肅穆。無敢咳嗽。講畢。法師下座。復禮佛。聽衆復向法師頂禮致謝。更有代表送法師歸房。卽平日請上座開示。亦必先頂禮致敬。再長跪合掌。恭請開示。其尊重聞法如此。而儒教則規則蕩然矣。夫師道不尊。則德隆望重者。必不願列席其間。而師濫學者。不能誠心致敬。則於講授。必不肯信嚮修習。而功惰。師濫學。欲求進德修業。不亦難乎。十朋不肯居賓位。非自尊大。乃以不教爲教也。禮致賢者。會諸生講經。蓋先之以教化。輸租使自槩量。聽訟諭以理義。皆感之以誠意。教化旣敷。推誠相與。故情同父子。而誠感鬼神。自然之理。非倖致也。

喬執中 喬執中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

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均之。恐自是法吏不肯與平反。非好生治民之意也。上然之。遷刑部侍郎。初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隄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隄成。執中寬厚有仁心。屢點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界以騎都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喬執中傳

今之人。每視他人生命如草芥。而自視則如泰山。喬執中反是。死後得騎都尉。則反乎喬之行爲者。死後難免惡道矣。

彭思永 彭思永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釧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釧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於地。衆服其量。後舉進士。累官戶部侍郎。彭思永傳

拾遺不取難。而在兒時尤難。失物不索。免彰人過。更難。而在貧時。則難中之難。彭

公誠雅量矣。然失物固當緩以置之。不可輕易誣人。免增罪戾。楊際春云。安徽某公。失一金釧。時貧戚某適至。家人疑之。有善圓光者。使童子視之。酷肖戚某形。至質庫詢之。是日有質金釧者。公固長者。祕不言。次歲檢衣物。忽得於其中。蓋圓光之術。唯心所造。疑其人。則其形現。童子雖無心。而聞衆人疑之。則心中亦有其人。故視之唯肖。使非某公雅量。竟向貧戚追求。豈不誣人致死乎。故失物者。當以此爲法。忠厚有報也。

趙善應 趙善應累官兵馬都監。性純孝。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聞四方水旱。輒憂形於色。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子婦。有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歸其子。予之資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煑藥。歲饑。率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善應以壽卒。子汝愚。狀元及第。累官右丞相。

趙汝愚傳

感應類鈔。唐龍性至孝。每早必具衣冠拜母。問安否。然後上堂理事。晚亦如之。太夫人稍有恙。卽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所至以活人爲心。以祈母壽。仕至冢宰。子汝楫。狀元及第。又祝染。遇歲饑。輒爲粥施貧者。後其子應舉入試。春榜將開。鄰人夢黃衣使者。馳報狀元。手執一旗。上有施粥之報四字。開榜。子果狀元。觀此。則孝親濟困。均能陰子顯達。況善應盡孝友。恤孤貧。剋己救人。慈心及物。得狀元宰相之子。不亦宜乎。

袁詔 袁詔之父。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具資。俾往臨安置妾。旣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緣飾之。問之。泣曰。妾固趙知府女。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送還之。其母泣曰。聘財已用破矣。何以酬汝。袁曰。賤吏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尙不給。盡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妾安在。告以故。妻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舉進士。

袁詔傳

此翁存心。與馮京之父極相類。故獲報亦類。感應類鈔。載江西舒翁。假館於湖。

廣二年歸。途聞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我以償。我去。幼兒失哺。必死。翁遂盡捐兩年束脩與之。抵家呼婦曰。吾忍飢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鄰家借之。婦云。借已頻。專俟汝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覓同飽也。遂採苦菜和根煮食。夜聞呼云。今宵食苦菜。明歲生狀元。明年生子。芬果中狀元。感應之速如是。菩薩本行經。佛言。有施雖多而獲福少。因無至心。貢高自大。信邪倒見。有施雖少而獲福多。因能歡喜恭敬。而不望報。智度論云。施物雖同。福德多少。隨心優劣。袁舒二公。以大悲心施。故福報勝也。

馬默 馬默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汝胡不以乏糧告。而專殺如此。默爲奏請。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卒年八十。贈太保。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

馬默傳

按默嘗坐堂上。恍見一人乘空。攜一男一女至。曰。上帝有命。馬默本無嗣。以移沙

門島罪人。賜男女各一。果得一男一女。其後遂榮昌。

唐珏 元僧楊璉真加。利宋欖宮金玉。發諸陵。及大臣墓。唐珏痛憤。乃貨家具。爲酒食。陰召諸少年。泣曰。吾不忍陵骨暴露。已造六石函。刻紀年一字爲號。衆如珏言。夜取遺骸。葬蘭亭山後。聞者悲之。通鑑宋端宗紀

朱溶感應篇云。珏瘞諸帝骨。明年上元。忽坐殞。良久甦。曰。吾見黃衣人來。曰。王召君。導吾往見宮闕。巍峨。一人冕旒坐殿上。謂曰。汝命貧無妻子。今忠義動天地。命賜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出。遂覺。時治中袁俊齋。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袁延之。曰。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者。左右曰。卽此人。袁駭曰。天下義士也。拜之。叩其家。蕭然四壁。曰。吾當料理爲娶。置負郭田三頃。後生三丈夫子。皆如夢。唐珏忠義動天地。則楊璉貪殘入地獄。必矣。但富貴家喜厚葬。以爲孝親。而實遺親身後之戚。最爲惡俗。故提倡佛法火葬爲妙也。

江萬里祖璘。

江萬里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誇其能杖譁健士。璘俛

首不答。歸語子曰：史祖父固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後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璘子婦夢貴人入其家，曰：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封南康郡公，拜右丞相。元兵破饒州，赴止水死。諡文忠。

江萬里傳

求國家治安，必使人心向學。欲人心向學，必先敬重士人。杖士自喜，後必不昌。以此訓子，遂有賢孫，足以昭懲勸矣。

劉庭式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既及第，女病喪明，家貧甚，不敢復

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式不復娶。蘇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從何生？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生愛，色衰愛弛，則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爲妻矣。軾深感其言。後老於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劉庭式傳

古有長壽者，人問其故，曰：生來妻貌醜，是醜妻乃延壽之符，可賀不可厭也。況庭式不負初心，最爲仁厚，仁者必壽，豈待蓍龜乎？東坡達人，詎不知娶妻不尙色，其

爲問難。欲藉庭式以警醒天下後世耳。又黃龜年登進士第。聘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正色曰。吾已許諾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仕至給事中。子衡仕至湖

南提舉。

黃龜年傳

胡宿

胡宿爲揚州尉。縣大水。民被溺。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知湖州。築石塘捍

水患。學者爲立生祠。累官太子少師。諡文恭。宿爲人清謹忠實。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僧歎曰。子志未可量也。宿雖貴達。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俱顯

達。

胡宿傳

按宗回傳。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其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史論云。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於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今之理財者。每恨點金無術。何意宿貧賤時。已不屑爲耶。宿蓋深知欲齊家治國者。富以外。更大有事業。在唐虞三代之盛。不重在富也。故曰志未可量。

司馬光

司馬光幼年手不釋書。居喪毀瘠如禮。爲學士時。河朔旱。國用不足。光

曰。救災節用。宜自貴始。王安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善理財。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安石行新法。天下騷然。光居洛十五年。太后臨政。以爲侍郎。路人相聚號呼曰。公毋去朝廷。以活我。遼人救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開邊釁。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京師人罷市巷哭。如哭私親。畫像以祀。光孝友忠信。事兄旦。奉之如嚴君。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以對人言。誠心自然。天下敬信。有不善者。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司馬光傳

按光誨學者。自不妄語始。不妄語者。毋自欺也。黃洽云。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故能誠心自然。天下敬信。世傳溫公不信佛。然提倡不妄語。卽遵佛之大戒。又治家法則。每逢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則公非真不信佛者。

鄭俠。鄭俠爲王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區區也。會歲饑。征斂苛急。流民扶攜塞道。茹木實草根。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俠乃繪所見爲圖上之。且云旱由安石所致。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觀圖長吁數四。於是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民間歡呼。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紀事本末

按司馬光論青苗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蘇轍論青苗錢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必至用鞭箠。州縣之事煩矣。嗚乎。中國版圖遼闊。人口衆多。鄉村自治。久矣不講。故國家雖舉一善政。流弊滋多。治國者以無擾爲貴。

范祖禹。范祖禹。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旣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旣至京。所交皆一時聞人。王安石愛重。

之終不往。遷翰林學士。帝欲相章惇。祖禹不可。出知陝州。徙賓化。卒。

范祖禹傳

鄧禹雖勳名蓋世。而不知佛法。難出輪迴。古人所以謂出世一大事業。非將相所能爲也。

蔡襄。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爲翰林學士。卒。諡忠惠。

蔡襄傳

按萬安橋記。洛陽江瀕海。舊設海渡。每遇風。溺死無算。宋大中間。有舟將覆。忽聞空中曰。勿傷蔡學士。風浪頓息。詢之舟中。止一蔡姓婦。方娠。因發願云。若生子爲學士。必造橋濟渡。後生子卽襄。以狀元出守泉州。母夫人促公建橋。公念水深莫測。潮汐頻至。何以興工。乃移文海神。令一卒痛飲大醉。投書海中。酣臥海上。醒視之。書已易封。公啓視之。止一醋字。翰墨如新。恍然曰。神其命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泥沙擁積丈餘。潮不至者八日。遂建此橋。因名之萬安。始孕

即稱學士。知命由前定。移文而感海神。知民為神主。故無位者當安命。有位者當愛民。

馬亮 馬亮。知杭州。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隄。而工未就。亮禱伍員祠。明日潮為之卻。出橫沙數里。隄遂成。仕至太子少保。馬亮傳

陳希亮 陳希亮。知滑州。會河溢魚池。隄且決。希亮發兵捍之。廬於所當決處。吏民涕泣更諫。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六十四。

至期果卒。陳希亮傳

寇瑊 寇瑊。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為河北轉運使。河決澶淵。瑊視役河上。隄潰數里。眾奔。而瑊獨留。自若。須臾水為折去。眾異之。寇瑊傳

杜常 杜常。知河陽軍。大河決。直州西上。隄勢危甚。常徙處隄上。隄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郡賴以安。杜常傳

張逸 張逸。知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難

爲徙五里。時人異之。張逸傳

此皆以忘身爲民而感河海諸神者。

吳元辰 吳元辰知定州。屬歲旱。吏白召巫。以土龍請雨。元辰曰。巫與土龍。安能

格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吳庭祚傳

魏丕 魏丕知襄州。境內久旱。丕以誠禱之。二夕雨霑足。魏丕傳

張士遜 張士遜爲射洪令。以旱禱雨於白崖山。尋大雨。遜露立庭前。須雨足。乃

去。改知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一舍。士遜撤蓋。雨足始歸。張士遜傳

汪應辰 汪應辰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簽判。趙鼎爲帥。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卽

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乃狀元雨也。汪應辰傳

柴中行 柴中行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甘澍隨

至。柴中行傳

劉敞 劉敞知鄆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

取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且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

敝至而雨。蝗出境。

劉敞傳

趙方

趙方知隨州。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

趙方傳

徐鹿卿

徐鹿卿領太平茶鹽事。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

忽飄風大起。蝗悉渡淮。

徐鹿卿傳

孫洙

孫洙知海州。旱蝗爲害。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

孫洙傳

王素

王素知諫院。京師旱。素請帝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

日出禱。素曰。臣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帝

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近猶外朝。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悚然。更詔詣西太

一宮。素扈從。日甚熾。比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

王素傳

此皆以誠心爲民請命。而感格龍天者。王素謂應天不誠。必不雨。能誠必雨。以天道之難知。何竟若操左券耶。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是故聖賢早有定案。王素不過深信聖言。以達天德耳。今之人思誠無日。而謬謂無天道。無鬼神。真夏蟲不足語冰矣。

朱泰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一日入山遇虎。負之而去。泰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

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爲朱虎殘。孝義傳

朱壽昌

朱壽昌知岳州。善治水盜。旁郡取以爲法。旋知閬。治獄如神。父巽守京

兆。母劉氏。巽妾也。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年七十餘矣。迎以歸。事聞。詔還就官。王安石。蘇軾等。爭爲詩美之。數年母卒。既葬。有白鳥集墓上。累官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孝義傳

張存

張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繪文錦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收恤

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累官禮部尙書。

張存傳

陳昉 江州德安陳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知州張齊上請免其徭役淳化中上以陳氏嘗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陳昉止受其半或勸全受而糶之昉曰朝廷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

孝義傳

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後之論者頗疑之謂史氏浮誇殊不知孝友傳中感及毒蛇猛獸化及蚊蚋蟣蝨何況於犬高僧傳中亦有犬過午不食者何獨疑於陳氏之犬乎蓋一切衆生同具佛性具足萬能只以習染之汚遂致升沈之判而親近善知識受淨境熏則日進於高明親近惡人受染境熏則日趨於墮落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佛世華氏國王有一大象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踢殺後象廐被焚移象近寺常聞比丘誦經心便柔和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而去不復殺

人後更移近屠肆象見屠殺惡心猛熾殘害更增佛言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聞法生慈見殺增害畜生尙爾何況於人習於善法則毒蛇猛獸不復螫傷習於惡法則以人食人恬不爲怪習之一字爲人獸關頭升沈樞紐人其可不戒慎恐懼乎哉。

姚宗明 姚宗明其十世祖棲雲之父於唐貞元中調卒戍邊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毋往弟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棲雲三歲其母再嫁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母伯母亡棲雲痛父死於邊乃廬墓終身自棲雲後子孫十三世同居孝睦不替家世爲農無學者家頗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躬事農桑歷二百餘年無異詞者經五代兵亂而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孝義傳

郭琮 郭琮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母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

孝義傳

顧忻。應天僧。顧忻以母疾。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

問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

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紉。九十餘無病而終。孝義傳又越州應天寺僧。幼貧。無以養。

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百五歲而終。孝義傳

劉孝忠。劉孝忠母病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右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

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母死。孝忠備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養爲己子。

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舐之。七日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佛前割雙股肉。注油創。

中。然燈一晝夜。太祖召見。慰諭。孝義傳

呂昇王翰。呂昇父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又王翰母。

喪明。翰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並詔賜粟帛。孝義傳

成象。成象以詩書授訓里中。事父母以孝聞。父母死。號泣營葬。廬墓側。未嘗食。

肉衣帛。虎豹環廬而臥。燕百餘巢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孝義傳

侯義 侯義。傭田事母。母卒。晝則負土築墳。夜則哭。踰年墳間瓜異蒂。木連理。巨

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傳 孝義

杜誼 杜誼。事父母至孝。父母卒。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

胫。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既葬。遂舍墓傍。日一飯不葷。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

吳越大水。推巨石走數十里。傍山民居廬墓。漂壞甚衆。而獨不及誼。詔書嘉獎。後知

永城縣。捐俸錢三十萬。瘞汴渠之溺死者。又出俸為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

永城父老。稱其政為不可及。傳 孝義

支漸 支漸。年七十。持母喪。負土成墳。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鴿白鳥集於壠。木五

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傳 孝義

楊慶 楊慶。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剝股肉啖之。病良已。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

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守樓異。名其坊曰崇孝。詔表其門。傳 孝義

彭瑜 彭瑜。失其母。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忽有人言。母為泰

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傳 孝義

蘇頌 蘇頌知江寧縣。凡民有忿爭。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失歡。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

蘇頌傳

唐伯虎 唐庚兄伯虎。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

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舟皆巖岸不敢動。伯虎趨小艇中。強之解維。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數日卒。庚以貢舉事繫獄。語連伯虎。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一不及庚。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大服。以爲不可

及。文苑傳

曹克明 曹克明爲都虞侯。以母老歸。李順反。聞克明名。欲脅以官。克明攜母遁

山谷夜止神祠中。夢有人叱之起。既覺而去。賊果至。

曹光實傳

蕭服

蕭服。調望江令。以教化爲本。訪古迹。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

亭。俾民知所向。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以爲治化所致。擢監察御史。

沈疇傳

周堯卿

周堯卿。以學行知名。官至太常博士。始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及母

喪。倚廬三年。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壠上。人以爲孝感所致。

儒林傳

以上皆孝德致感者。虎豹馴其暴。巨蛇戢其毒。百犬向義。萬鳥助哀。禾九穗。瓜異帶。木連理。賊不能劫。水不能溺。刲股愈疾。補目重明。割肝不死。截乳復生。求壽得壽。尋親獲親。豈非上帝臨汝。百靈效順耶。更能刺血寫經。長齋奉佛。不惟孝養於生前。復得薦拔於身後。以此爲人子。可無遺憾。以此治天下。有餘裕矣。

魯有開

魯有開。知韋城縣。劇盜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碓山。興廢陂。溉田數千頃。

富弼薦之。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

耶。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官至中大夫。

魯有開傳

苛稅能致旱。冤獄亦能致旱。既能致旱。則能致其他災害可知。苛稅冤獄能致災害。則深於苛稅冤獄者更可知。為政者可不乾惕自警乎。

田錫 田錫知睦州。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

自是人知向學。田錫傳

祖無擇 祖無擇知袁州。自慶歷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教之實。

無擇首建學宮。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始盛。仕至集賢院學士。祖無擇傳

王仁鎬 王仁鎬安國軍節度。郡有羣盜。仁鎬遣使遺以束帛。諭之悉遁去。不復

為盜。仕至節度使。鎬性端謹。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王仁鎬傳

鎬傳

馬從先 馬從先少盡力於學。知宿州。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

數十萬人。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卒。馬從先傳

習儒書以敦士尚。普佛教以化愚頑。賜帛戢盜。禁屠減殺。深得為治之本者。

孟珙 孟珙總忠順軍。屢破金兵。創平堰於棗陽。長十八里。溉田十萬頃。拜四川安撫使。釐蜀政之弊。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書院。以處流寓之士。卒諡忠襄。珙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孟珙傳以良將而爲循吏。歷史已不多覩。更通佛學。則真如鳳毛麟角矣。撫民則教養兼資。領兵則威嚴可憚。學佛則貪癡胥亡。如孟公足爲統軍者千秋師表也。

黃榦 黃榦受業於朱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榦和州獄。委曲審問。無所得。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知之矣。囚驚服。果於廢井得屍。知安慶府。時金人破光山。沿邊多警。乃城安慶。備戰守。旦治事。夜講經史。城成。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登郡閣。望灤山。再拜。雨卽至。繼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與丞相李珣

書云。聞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聽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

民之凍餒。卒諡文肅。

道學傳

輕薄子。每疵道學迂闊無能。觀榦之備戰守。救水旱。果迂闊無能乎。僞學家。每不信鬼神因果。觀榦夢示折獄。拜禱得霖。果無鬼神因果乎。致李珣一書。當國者更宜書之座右。時刻自省也。

陸九淵 陸九淵知荆門軍。嚴保伍之法。盜賊屏跡。每旱。禱卽雨。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一日謂僚屬。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嘗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世稱象山先生。

陸九淵傳。并紀事本末。

象山政蹟。與黃榦同。而將終自知時至。可想念念在定。由定生慧。六經皆我注腳。一語。直是禪宗明心見性。離文字相。故自象山後。儒佛幾一貫矣。

王昭素 王昭素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以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卒。

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抉門將入昭素覺之擲椽於外盜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

儒林傳

劉直 劉直以純孝聞於鄉里有盜其衣者置不問州將廉知俾人故竊其衣亦不訴理卽召盜衣者俾還之直曰衣乃自遺彼非竊也州將義之賜以金帛不受子仁罕仕至都校孫謙爲節度使

劉謙傳

二公與物無競人我胥忘覺國家一切刑名法律皆用不著此等人眞培養宇宙間元氣不少

孔咬 孔咬性孤潔歲饑分所餘調不足未嘗計有無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葬父廬生紫芝數十本盜嘗入咬家發其廩粟咬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盜掠其貲咬追盜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曰無心則無所畏

隱逸傳

無心則無所畏一語。誠爲見道之言。心經云。菩薩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調饑不計有無。發廩縱其攜取。是無罣礙相。貲還羸弱。義喻盜賊。是無恐怖相。觀音稱自在。無罣礙而已。佛稱大雄。無畏而已。孔公證得境界。殊未可測。

俞汝尙 俞汝尙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爲新繁令。辭己公田。悉周舊令之家。時趙抃守蜀。以簡靜爲治。每退坐便齋。諸僚莫敢至。惟汝尙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驛召詣京師。力辭還家。當六月徂暑。出舍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尙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尙比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隱逸傳

嗚呼。生死關頭。誠吾人最難參透者哉。深修禪定者。至此尙手忙腳亂。況其他乎。淨土聖賢錄。則有金光前。夫婦念佛。光前示疾。妻欲延醫。光前曰。今欲作轉身之計。何以藥爲。妻笑曰。不意公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妾將與公偕行。稍遲。爲公

畢後事耳。光前卽合掌而逝。妻爲飯僧修懺。七日畢。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又七日。曰。時至矣。端坐而逝。又余邦賢夫婦同修淨土。妻先示疾。謂其媳曰。爲我辭汝翁。吾欲行矣。媳以告邦賢。賢曰。姑緩三日。可與同行。妻聞之曰。諾。至三日。同時化去。修淨土者亦不多得。何兪公夫婦能若是解脫耶。噫。其必有羅睺之密行矣。

陳瓘

陳瓘爲校書郎。上書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

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遷司諫。議論持平。務存大體。惟極論蔡卞章惇之罪。卒年六十五。言國家大事。後多驗。諡忠肅。

陳瓘傳

泥古者。如王安石。引周官以行新法。不考其合民情與否。致天下騷然。而近世青年。眩於歐美之物質文明。遂薄祖國數千年之政治學術。無稽考之價值。強欲將他人習尙。移植本國。而不問民情之合否。其害更千百倍於安石。陳公所陳。實後人槩獲也。按瑩中。於華嚴天台諸宗。皆有契入。最後專修念佛三昧。序天台十疑論。極力提倡修淨土。當以信入。曰。諦信不疑者。未出生死。卽出生死。未生淨土。已

生淨土。蓋世法以時代不同。民情有合與不合。佛法無古今。諸佛親證。故當專以信入。不可以此疑彼也。

廖德明主簿。

廖德明。選廣東提舉刑獄。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行縣。

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如是侈耶。必貪也。卽

追還薦章。

廖德明傳

仇忿幕官。

仇忿。知明州。欲薦一幕官。問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

忿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仇忿傳

古人云。儉以養廉。雖儉者未必盡廉。而廉者則無不儉也。反之。貪以滋奢。雖貪者不必皆奢。而奢者決無不貪也。廖仇二君。本欲薦人。覘其奢。遂止。貪夫報應之速。無過於此矣。張子韶曰。近世士大夫家。爭尙侈靡。宴一客。酒必名醞。物必珍奇。器皿之類。必金銀犀玉。一會費數萬錢。如此安得不貪而好貨哉。

郭祥正

郭祥正。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

如此。真太白後身也。郭祥正傳

祥正諂事王安石。安石薄其無行。遂致仕。是則今生之諂。轉不若前生之傲矣。將來愈趨愈下。世俗之慧。寧可恃乎。

文同。文同操韻高潔。善詩文書畫。知湖州一年。尋至陳州宛邱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同爲館職。見同京南將別。曰。明日復來乎。公度明日往。同左右顧。恐有聽者。乃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文苑傳

同不妄語。死後現身。舌引至眉際。如來真語實語。如語圓滿。舌之千二百功德。故能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識者以小知大。可無疑惑。

盧革。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試。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仕至光祿卿。

盧革傳

科舉時代倖進者間有仰人捉刀賄通關節等事。比之盧革已覺廉恥道喪。然猶守祕密。畏人指責。迨清季改科舉爲選舉。乃金錢購買。威力劫持。明目張膽。恬不知恥。盧革而在。眞當桴浮海。不與同中國矣。

李寶 金人由海襲浙江。詔授李寶督海州捍禦。發蘇州大洋三日。風甚惡。寶忼

慨曰。天以是試寶心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卽止。傳李寶

劉安世 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光教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除諫官。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章惇怨安世。必欲置諸死地。徙梅州。惇令使者脅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令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談笑自若。判官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遂免。劉安世傳。并紀事本末。

按秦檜竄胡銓於新州。新州守張隸承檜意旨。奏銓訕謗。復編管海南。以張隸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隸忽死。又竄洪皓於英州。英州守倪警欲效張隸所爲。使人捕皓家奴下之獄。釀成其罪。事未及發。而警暴死。以上數事觀之。可見吉人自

有天相凶人自速其死

劉韜使金營。金人館之僧舍。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沐浴更衣而縊。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忠義傳

劉聖仲 蕭雷龍權衢州府事。北兵至。奔入閩。同安縣君劉聖仲與雷龍有怨。殺

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

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忠義傳

羅願 羅汝楫希秦檜意。上章論岳飛。罷其樞筦。後居喪未終而死。子願知鄂州。

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

憾不失云。羅汝楫傳

武穆精忠報國。反遭姦佞羅織以死。此千古第一冤獄。人神共憤者也。惟論仁恕之道。罪人不孥。況願入廟禮拜。正可昭示汝楫之罪。令其地下含羞。何武穆竟不肯寬宥耶。但願生在姦佞之家。而爲其子。足徵生前業重。當深懷慙愧。一息不敢

或忘。乃自恃政善。有驕慢之心。故武穆因而殛之也。嗚乎。汝楫之子。尙受顯報如此。況汝楫乎。況賊檜乎。迪吉錄。世傳岳王顯聖。殺秦檜者不一。然東窗商量事。所謂擒虎容易放虎難。則紀載不可揜也。岳侯被縊死。王氏未幾亦死。檜差何立。往東南第一峯勾幹。有人引至陰司。見王氏帶枷備刑。楚毒難堪。語何立曰。告相公。東窗事發矣。何立覆命言其事。檜憂駭。皇皇數日亦死。聊齋志異。青州馮中堂家。屠豕。燻去毛垢。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嗚乎。賊害忠良。世受屠割。而地獄慘報。更無了時。人亦何苦而爲姦賊哉。

蘇緘 蘇緘知邕州。交趾入寇。力不敵。自焚死。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敵懼而引歸。人爲緘立祠。蘇緘傳

考據家謂城隍無神名。係後人附會。而蘇緘傳何以載大衆聞見若此。夫中雷門竈。古皆有祀。而況城乎。故神靈一道。與其本考據立異。不若遵習慣從衆也。

方元善 向士璧爲南平軍鎮撫使。數立奇功。帝語羣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

歸州。且捐家資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賈似道疾其功。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後元善得狂疾。常呼士璧而死。向士璧傳

毀家紓難之人。豈復有侵蝕。縱守城時不免浮費。而所捐亦足抵償矣。乃妬賢之人。希旨枉殺。更逮繫其妻妾。能逃怨鬼之誅耶。

陳遘。陳遘以方臘亂。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於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仿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制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欽宗立。徙知中山。金人至。遘堅壁拒守。受圍半年。外無援師。呼總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退。斬以殉。又呼步將沙振往。振怒且懼。衷刃入。遂害遘。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忠義傳

顧亭林先生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之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字陳遘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增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仿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浸廣。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口。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時權宜。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又余粲書庸言云。顧亭林論陳遘。雖死節不足償其剝民之罪。孔子述古書。凡紂

之臣附上而讎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嗚乎。人莫不欲其兄弟之富貴。而遘之。兄能預知其弟之不昌。豈非以刻剝其民之流毒甚大乎。

章惇 章惇引用羣小居要地。任言責。正人無一得免。後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

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於是。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死。姦臣傳

問舍便遇受害之人。與盧多遜遇老嫗同。所謂怨家路窄耶。抑冥冥中有鬼神揶揄耶。果報之森嚴如此。

蔡京 蔡京天資凶譎。見利忘義。兄弟參商。父子秦越。與子攸各立門戶。遂爲仇敵。京嘗與客語。攸遽入。握京手爲診視狀。曰。大人體中得無有不適乎。攸去。客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罷我也。數日京果致仕。京目司馬光等爲姦黨。刻石文德殿門。石工辭曰。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怒。欲加罪。泣曰。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邊警日急。京盡室南下。爲

自全計。廷臣始疏其奸惡。貶潭州死。子攸。條並伏誅。條流白州死。餘子及諸孫皆徙

遠惡郡。

姦臣傳

按京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至赴水及縊死。又大興工役。兩河之民。困不聊生。京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嗚乎。奸人末路。至兄弟參商。父子秦越。國人皆欲殺。倘肯清夜捫心。亦索然無味矣。

賈似道 賈似道當國。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行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逾限之數。買三分之一。以充公田。初買田。猶有抑強削富之意。繼而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破家失業者甚衆。立四分司。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而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又行推排法。江南地尺寸皆

有稅而民力弊矣。襄樊圍急。似道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取宮人及倡尼有美色者爲妾。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後督師出戰大敗。臺諫上疏乞誅似道。福王募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縣尉鄭虎臣請行。似道侍妾尙數十人。虎臣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吐似道辱之備至。至漳州木棉庵。虎臣曰。我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拉殺之。

通鑑
宋紀

按葉李以直言忤似道。竄漳州。及似道敗。李適放還。遇於客邸。李以詩贈之云。君來路我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虎臣明辱葉李。冷誚奸宰末路。不堪回首。曷若稍存忠厚。留有餘地乎。

侯莫陳 侯莫陳利用以黃白術進。遂橫恣無忌。上命籍其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上怒。命鬱殺之。已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灣而踣。出灣換馬。比追及已誅矣。

倂幸
傳

李彥之 胥吏杜公才獻策。索民田契。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一邑

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李彥之繼之。凡民間美田使人告陳。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訴者威刑致死。責辦無休期。靖康元年彥之賜死。籍其家。紀事本末

近數年前。江西辦官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狼狽爲奸。良懦之民。不堪其擾。此予所親見者。願誠心愛民者。無以搜括爲事。縱有無主田產。小民既已耕種管業。卽聽民自有。但令升科而已。不必勒令繳價。更不許他人侵奪。忠厚留有餘地。庶幾爲民父母矣。王船山曰。北魏時遣官勸農。不知民之惰者。雖勸不加勤。而勤者方朝夕從事於隴畝。而官吏車騎喧逐中野。以貳其心。則民傷。刻覈之吏。更搜剔墾萊。以增其賦。而民愈傷。又勒取民牛力有餘者。以借惰窳之民。其擾亂紛紜。尙忍言哉。隋文帝以京輔地少人衆。民無以自給。乃遣使均田。而民困愈亟。夫民未有不謀其生者也。爲政者但輕徭薄賦。擇良有司與之休息。天地之大。山澤之富。營之無不可以養人。爲工爲賈。園林畜牧。皆可以廣生殖。乃奪彼之田。以與此。使民相傾相怨。以成乎大亂。故不十年盜賊蠭起。而隋以亡。此皆假名於抑強扶

弱。損富益貧。而擾亂如此。況專爲聚斂計哉。

王仔昔。王仔昔。能道人未來事。賜號沖隱先生。性倨傲。遇巨闖若童奴。坐言語

不遜。下獄死。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怨人。其後浩竄至上蔡。

被誅。方伎傳

方謀陷人時而已之。死期死地。均已前定。睚眦必報者。亦可稍息矣。

王處訥。漢高祖。王處訥。精星曆占候之學。與周祖厚善。周祖入汴。問以劉氏祚

短事。對曰。漢氏據中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祚猶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仇

殺人。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適發兵圍蘇逢吉。劉銖等家。將行拏

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訥至司天監。方伎傳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處訥以仁與不仁。決國祚之延促。

真精於星曆占候者。仁言利溥。不得以方伎略之。又按方伎傳序云。舊史有釋老

符瑞二志。又有方伎。今省二志存方伎。嗚乎。刪釋老而存方伎。史官尙得謂有目

乎。已無目。遂使後世衆生亦無目傷哉。曲高和寡也。

李全 李全善鐵槍。附宋已而反。節制趙范擊破之。全騎陷淖。官軍奪長槍刺之。遂碎其屍。得左掌無一指。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當亦如我。至是果然。叛臣傳

乞靈無應。戒其反叛。斷臂則應。懲其凶橫。

吳曦 吳曦爲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子。僭王位於興州。王翼等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不聽。倉官楊巨源倡義討之。斬首裂屍。誅其妻子。初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夜歸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遂決。蓋其安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叛臣傳。并通鑑寧宗紀。

空中溼氣濃厚。每有人物倒影之事。不足爲異。惟此在天宇澄霽時。月中現影。則可異耳。楞嚴經敍五陰魔事。謂禪定中每有奇異境界。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

聖解卽受羣邪。修道人得善境界。尙不可著相。致增慢受魔。況貪癡凡夫。偶遇異兆。增長非法行爲。能不蹈覆亡之禍乎。

王船山曰。亂世之王公。輕於平世之守令。亂世之將相。賤於平世之尉丞。顧影而自笑。夢覺而自驚。人指之而嗤其項背。鬼瞰之而奪其精魂。然而不逞之徒。汲汲謀之。卒至駢首就戮。以死亡易一日之虛尊。人之愚未有如此之甚者。

劉昌國 吳曦以蜀叛。李好義誅之。曦將王喜欲報仇。及好義守西和州。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忽心腹痛。而昌國遁矣。好義遂卒。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怨之。號慟如私親。旣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悸仆地。疽發而死。叛臣傳

謝后 理宗卽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謝深甫有援己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生而顰黑。翳一目。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樛伯不可。曰。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象。遂送妃就道。旋病疹。

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氏端重有福。宜正中宮。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紀事本末

正位中宮。自是宿世福德甚厚所致。鰲黑翳目。正所以保全待字之身。不使輕於作合也。孟子云。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其身。命意恰與此同。孰謂人生窮達。彼蒼無權乎。

呂仲洙女 呂仲洙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繞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日。父瘳。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列女傳

王貞婦 德祐二年。元兵入浙東。王貞婦之舅姑夫皆死。婦被執。主將欲納之。婦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婦詭曰。吾舅姑夫死。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請爲服期。卽唯命。主將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師還。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嚙

指出血書字巖上。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旌曰貞婦。易嶺名曰清風嶺。

列女傳

譚趙氏 至元十四年。元兵破永新。譚婦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趙大罵。遂與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兩楹間。入甌爲婦與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列女傳

王婦血書化石。與萇宏之血化碧。正同。足徵忠臣烈婦。正氣不磨。而趙氏漬血成已與兒狀。則尤異。一行居集。顧文耀妻宋氏。奉觀音大士。禮敬無虛日。一日室中甌面。忽現僧相大士。後八日。復現送子大士。善財龍女。先後迸出。趙氏以一人義烈之氣。尙能漬甌呈形。觀音大士無處不現身。得宋氏誠感爲緣。遇物現相。自無足異。古人云。至誠則金石爲開。觀此益信。

張楊氏 張寡婦楊氏。率女與親黨婚會。其典庫雍乙從行。乙先歸。及楊氏歸。則乙死於庫。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母女拷掠。不勝苦毒。女將死。謂

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自念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曰。適盜庫金。會乙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耳。列女傳

一女子冤獄。至驚天動地。誠哉人命所關至重。名譽所關尤重。願司民命者。毋輕殺人。更毋輕罔人也。

王梁氏 王氏婦梁歸夫家才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千戶強之使從。婦給曰。必釋我夫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又與一矢。以卻後兵。約行十餘里。梁即大罵。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

云。
列女
傳

嗚呼。情之所鍾。死生不昧。雲溪友議載唐韋皋。少遊江夏。止於姜氏館。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祇侍。因而有情。歸時與言約。多至七年。必取玉簫。至八年春。簫遂絕食而殞。後韋皋鎮蜀。聞之。廣修經像。以報夙心。有祖山人者。擅少翁術。令齋戒七日。清夜。玉簫至。謝曰。承寫經造像之功。旬日便當託生。卻後十三年。再爲侍妾。後東川盧氏。送一歌姬。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韋歎曰。存歿之分。一往一來。斯可驗矣。此事與梁氏頗相類。但玉簫專爲情死。非仗寫經造像之功。必至墮落。梁氏本義烈之氣而殉節。與玉簫不同。然情雖出於正。終不能到忘情地位。三界輪迴。總歸火宅。願世間善女子。篤修淨土。永斷情根。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實爲保全法身慧命之最上上策也。

遼史

耶律制心 耶律制心。遷南院大王。或勸奉佛。曰。吾雖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

之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追封陳王。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耶律制心傳

無私則無我無人。正佛法之真詮。其所謂不知佛法。亦幾如六祖云。我不會佛法矣。故其終能自知時至。天樂來迎。奉佛者或反有慙色。

胡篤 耶律庶成。好學工詩。遷樞密直學士。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後帝知其誣。詔復職。庶成方置於理。法當離婚。胡篤適有娠。至期不產而死。剖視之。其子以手抱心。識者謂誣夫之報。耶律庶成傳

婦人誣夫。實歷史所僅見。然近世離婚自由之說行。如胡篤者不少矣。離婚自由。本以解除陵虐。維持人道。而其弊至訟獄頻興。廉恥道喪。嗚乎。自由自由。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楊佶 楊佶同知南京留守事。時燕地饑疫。民多流殍。佶發倉廩。振乏絕。鬻子者計傭而出之。爲武定軍節度使。境內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

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潔陽水失故道。爲民害。乃以己俸創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羣民攀轅泣送。以同平章事致仕。楊佶傳

孩里 孩里於太康二年入相。後爲廣利軍節度使。有疾。自言吾數已盡。卻醫藥。卒年七十七。孩里素信浮圖。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乃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孩里傳

孩里親身入冥。自不能不信佛家輪迴之說。然則冥吏誤拘。實孩里莫大之善緣也。世之不信冥冥中有鬼神。而廣造惡業者。惜不得冥吏誤拘。使一親見之。

王鼎 王鼎累遷翰林學士。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宰縣時。憇於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文學傳

馬人望 馬人望爲松山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望請於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獄。百日復引詰不屈。蕭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聞於朝。從所請。遷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人望處決無一冤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約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遠慮。吾不及也。拜參知政事。以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諡文獻。能吏傳

古人有言。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人望深得此意。故所爲正。與賈似道杜公才等相反。而結果亦相反。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牧民者寧失之寬。勿失之刻也。

蕭文 蕭文知易州。兼西南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輒雨。屬縣蝗。議捕之。文曰。蝗天災也。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會霖雨不止。文隨禱而霽。歲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遷唐古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能吏

禁止捕蝗。而反躬自責。近世學者聞之。豈不噴飯。乃蝗竟飛去。不為災。庸非怪事。且旱禱輒雨。霽禱而霽。科學家有此能力乎。是知物質之學。不能通於精神。不可執一偏之見。相非薄也。

劉哥。劉哥以功為惕隱。典族官名謀反事發。以飾詞免。後請帝博。欲因進酒弑逆。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哥。鎖項以博。帝問何反耶。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遂貫之。流烏古部。果以千頂疽死。逆臣傳

金史

世宗。世宗於金最為賢主。以昭德后守節死。終身不立后。宮中之飾。不用黃金。嘗謂近臣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食。常思貧民饑餒。猶在己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時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紀事本末

亡國之君莫不犯殺盜邪淫。世宗愛惜物命。則不犯殺。每食思貧民饑餒。則不犯盜。終身不立后。則不犯邪淫。以心學佛。以身造福。稱小堯舜。無愧色矣。

佛像

太宗天會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樓聽政。聞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常。上

起視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擎跏修虔。久之乃沒。五行志

神鬼兵 正隆六年八月。有雲氣自西來。黃龍見其中。人皆見之。是時臨潢府聞

空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杳藹。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語促行者。五行志

張合得 世宗大定十三年。尙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

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前一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假屍還魂。擬付王建。上曰。若是則恐姦倖小人競爲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

五行志

華嚴經言。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但非法身大士不能見。次則丈六

金身至誠祈禱者偶一見之如觀音感應頌載大士示現類不由祈禱而見者則李林魁觀劇夜歸忽大地盡放光明現觀音大士像高數十丈衣紋瓔珞燦若雲霞月面星毫異常神彩李且瞻且拜而同行者皆不睹此與太宗忽見佛像正同殆由夙世善根深厚故能得此增上緣也空中鬼神則世之有鬼眼者類能見之小兒亦能見如予姨丈南廬主人記戊午八月十八夜其兩孫見空中有現羅漢形者金剛形者天帝天將神兵驕馬猿猴錦雞龍牛犬鼠無所不備更有僧像袈裟持錫杖七級浮圖毫光燦爛等形惟俗眼凡夫雖偶一得見而造化用意殊不可解耳借屍還魂小說紀載不少而見諸史冊者則王喜兒一人然有此一則足徵小說非盡無稽

移刺溫宗道 移刺溫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潦暴至城頗決百姓惶駭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或止之溫曰爲政疵癘水溢爲災當以此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移鎮武定歲旱蝗溫割指瀝血禱而醑之既

而雨霑足。蝗亦盡。由是歲熟。人以爲至誠之感云。移刺 溫傳又宗道知京兆。時夏旱。取太

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雨。宗道傳

女奚烈守愚 女奚烈守愚六歲讀書。或謂食肉能昏神識。遂戒而不食。性至孝。

治家有法。爲臨沂令。蝗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仕至節度使。女奚烈守愚傳

鄭子聃 鄭子聃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此顏真卿。鄭子聃傳

凡至心爲民者。無不聿昭感格。足瞻上天愛民之心。上天既鑑其誠而爲之福民。亦必鑑其仁而福其身。以及其子孫。可知矣。

大興男 大興男。越王永功。爲大興尹。有老嫗與男婦憩道旁。婦與所私相從亡

去。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卽走避。伍長疑其殺婦。捕

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屍安在。詭曰。棄之水中。求水中。果獲一屍。已半腐。縣吏具

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

子。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世宗諸子傳

按永功爲僧人作書與節度使胡刺上謂宰臣此雖細微不可不懲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永功遂解職是永功之能小心謹慎保其令譽者賴世宗有義方之訓也

石琚父皋。石琚父皋補郡吏廉潔自持從魯王閣母攻青州城破命皋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皋曰大王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無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拒我閣母感悟乃下令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座謂皋曰汝之子孫必居此座皋守定州唐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計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皋鞠治時值冬月抱籍上廳佯仆覆其籍鑪火中盡焚之止坐爲首餘皆得釋子琚官吏部尙書十年典選號爲詳明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薨年七十二諡文憲

石琚傳

出兵原以救民非以殘民有識者類能知之乃輔佐大臣不能言而侃侃陳詞爲民請命者反在一小吏澤流後嗣故無俟龜卜也至抱籍佯仆使脅從者無可究

詰其苦心委曲救民。真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此等人屈在胥吏。直使彼南面稱尊者。抱慙無地矣。又按石琚傳。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至徒罪。琚曰。杖而釋之可也。又元史韓若愚傳。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死。若愚曰。殺麋鹿如殺人罪。孟子非之。遂輕其刑。網捕田獵。犯者至死。或徒。固覺刑濫。然盡弛此種禁令。聽民恣殺。則必不可。蓋網捕等事。不惟殺害物命。傷天地之和。并且習爲殘忍。啓兵戈之漸。明定禁令。犯者笞責罰金。最爲相宜。嗚乎。金元起自夷狄。悍僇嗜殺。乃議網捕之禁。而我中國受數千年聖人教化。曰萬物並育不相害。曰仁民愛物。乃恣民間殺戮。不相聞問。豈不異乎。

梁肅 梁肅拜參知政事。奏云。漢之羽林。皆通孝經。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

梁肅傳

劉政 劉政性篤孝。母喪。明政每以舌舐之。逾旬。母能視物。母疾。剗股肉啖之者。

再三母死。負土起墳。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邱木間。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友孝傳

梁肅請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人民由親而疎。由家而國。本孝慈而爲仁心。仁聞誠得治天下之大本矣。故自金及元。孝子輩出。則梁肅一奏。仁言利溥也。

王浩 王浩爲扶溝令。賊執送北。勸之降。浩不聽。殺之無血。棄屍道路。自春徂夏。儼然如生。鳥犬莫敢近。若有神護者。王浩傳

神靈敬護忠義。則無義小人。必受鬼擊無疑。

胡德新 胡德新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與王鉉邂逅葉縣村落中。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大半當死。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耳。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識之。明年元兵入。所過廬舍蕭然。胡亦舉家及難。方伎傳

歷史上征戰相尋。殺業日深。一日前者既償其命。後者復索其債。加之漁獵屠宰。

日殺衆生無數萬計。惡業貫盈。一旦爆發。雖有前知之慧。亦莫能逃避。誠哉可憫也。雖然。豈真無逃避之術哉。報由業定。業由心造。誠能將心轉業。至誠懺悔。自此以後。對於一切衆生。發慈悲心。孝順心。嚴持殺戒。永斷殺心。既絕惡因。自無惡果。更能至心念觀世音菩薩。求慈悲救護。解厄消災。此菩薩尋聲救苦。妙力難思。感應頌所載救殺戮事。班班可考。願見者聞者。鑑往知來。發深信心。勿貽後悔也。

賈少冲 賈少冲家貧甚。嘗獲道中遺金。訪其主歸之。代叔從軍。行伍間未嘗釋

卷。進士劉筭欲以妹妻之。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者不問。全活千人。仕至節度使。子益亦至節度使。吏部尙書。賈少冲傳

自致二字最有味。奔競攀援。非自致。強力劫取。更非自致。拾人遺金。非自致。奪民財產。更非自致。必也畜德於躬。勤勞於事。爲國效忠。爲民造福。則其富貴足稱自致矣。

李復亨 李復亨爲南和令。盜割民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牛家。牽牛過之。至

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李復
亨傳

觀此。可知凶燄怨氣。歷久不磨。故一觸卽發。相爲報復也。

蒲察鄭留

蒲察鄭留。改順義節度使。李安兄弟爭財。鄭留月餘不問。會釋奠孔

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列坐。陳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蒲察鄭
留傳

久置不問。所以平其氣。陳說友悌。所以動其情。此與梁彥光教化焦通。同一作用。所謂導德齊禮。有恥且格也。儻無一番教化作用。而留獄久不決。使枉者直者交困。則大爲民害。易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固聽訟之準則也。

崔立 崔立。爲汴京西面元帥。性淫狡。嘗思亂以快其欲。金主與蒙古戰敗。立殺

宰相薩尼雅布等十餘人。以城降蒙古。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府內珍玩寶之。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七八日中。出葬者百餘萬人。以太后王氏。皇

后徒單氏。梁王荆王諸妃嬪。宗室男女。五百餘人。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遂送后妃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北兵入城。立在城外。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都尉李伯淵刺立。墜馬死。繫尸馬尾。號於衆曰。立當殺否。萬口齊聲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或剖其心生噉之。以尸掛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污。崔立傳。并紀事本末。

史論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求劉豫之事。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元史

尹章 至正三年秋。永興縣雷擊死糧房。貼書尹章於縣治。時方大旱。有朱書在背。曰。有旱。卻言無旱。無災。卻道有災。未庸殲厥渠魁。且擊庭前小吏。五行志

謂雷無知耶。何有朱書在背。謂雷有知耶。何以避重擊。輕嗚呼。竊鉤者誅。竊國者

侯諸侯之門有仁義存此古人傷心語也天神亦無如之何乎或渠魁夙福大足以消抵小吏夙福薄故受現報乎

高智耀

高智耀夏國進士夏亡皇子闕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言儒者與

廝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憲宗卽位入言儒者宜蠲免徭役詔從之世祖召見又言儒術有裨治道時淮蜀士遭俘者皆沒爲奴智耀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卽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或言其濫對曰士譬卽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帝悅擢按察使封寧國公諡文忠子睿仕至御史中丞亦封寧國公孫納麟官御史大夫

高智耀傳

元起夷狄不知儒爲何物故竟等之娼優下賤及智耀等數進忠誨始崇儒術加孔子以大成至聖之號其南侵也勉諸將効法曹彬可知世無不可教化之人智耀以士譬金不以色淺而棄擲最爲仁厚所謂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也歷史上每

以出家人魚龍混雜。起汰僧之議。而深諳佛教者。輒爭之。亦是此意。蓋無論儒釋。品類自有不齊。然此教育方面之事。不應以法律干涉也。

麻識理 達理麻識理之卒。先一夕。宿衛哈刺章。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汝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日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卽殛汝。告而不改。則吾他有處之。達理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日哈刺章以夢告。帝令告皇太子。比出。則麻識理無疾而卒。

麻識

傳理

按太祖語哈刺章。約謂吾以勤勞取天下。傳今帝而太子不肖。壞我家法。苟不改圖。天命不保矣。云云。是知祖宗雖沒。而其神靈屬望於子孫保國承家者。歷久不泯。子孫不能體此意而修德行仁。卽大不孝也。爲人輔弼者。見其主上有非法行爲。卽當直言力諫。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故爲人臣而阿諛取容。卽大不忠也。不忠不孝之人。不正王刑。必受鬼殛矣。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博極羣書。旁通術數。釋老之說。太祖征伐。必令楚材卜。所

言輒驗。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瑞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時州郡長吏。生殺任情。拏人妻女。取人貨財。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暴貪之風稍戢。太祖南征。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汴梁將下。大將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宜屠之。楚材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止罪。完顏氏餘弗問。所全得百四十七萬人。時被俘而逃者甚衆。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楚材曰。河南旣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命除其禁。楚材累拜中書令。卒封廣寧王。子鑄。左丞相。孫十一人。多至大官。

耶律楚材傳

楚材爲國救民。正諫不入。則以奇巧厚藏之說。因其所欲而動之。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汴梁免屠。所全百數十萬。逃俘免究。所全又不知凡幾。不寧惟此。蒙古初入中國。欲盡屠漢人。以爲牧地。賴楚材諫而止。是吾漢族得存留於天壤間者。楚材力也。其造福庸有量耶。子孫榮顯。不能盡其福報。

劉秉忠

劉秉忠。八歲。日誦千言。初投虛照禪師爲僧。後隨海雲禪師。見世祖。屢

承顧問。其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理律曆無不精通。從征雲南。每贊以天地好生神武不殺。所至全活不可勝計。凡所甄拔。悉爲名臣。於上都南屏山築精舍居之。無疾端坐而卒。贈太傅。趙國公。諡文忠。秉忠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

劉秉忠傳

以僧侶入仕宦。未免下喬入幽。然大乘菩薩。慈視衆生。方且垂形六道。隨類現身。以爲濟度。故華嚴入法界品。魔王外道淫女。莫非菩薩示現。教化衆生處。而況王臣乎。五胡亂華。生靈塗炭。故佛圖澄。曇霍等。乘願而來。行道救殺。蒙古獷悍。過於

五胡倘非發思巴。劉秉忠等。以佛法化其猛鷲之性。吾民寧有子遺乎。況雖位極人臣。而嚴持佛戒。行菩薩道。現宰官身。是真善學如來者。固不得以平常戒律議之也。

許衡 許衡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凡喪葬嫁娶。必徵於禮。其鄉學者。浸盛。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帝欲相之。以疾辭。卒後。四方學士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諡文正。傳許衡

一切境界。唯心所現。導之以禮義。則物各有主。隱微之中。不容自欺。如許衡答或人之言是也。恣之以邪侈。則物皆無主。任意肆奪。恬不爲怪。如入市攫金。見金不見人是也。君子小人之分。義利之間而已。許衡自正其心。遂使化行一鄉。名動全國。士君子欲正己化人者。可不知所本乎。

賈居貞 蘄州民傅高起兵。僉行省事賈居貞。移檄諭以禍福。平之。初遣鄭萬戶

討賊。鄭言鄂之大姓皆與傅通。請除之。以絕禍本。居貞曰。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鄭領兵出。戒部將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盡殺城中大姓。會其人戰敗。溺死。其事始彰。遷江西省參知政事。杜萬一亂都昌。居貞擒之。有列巨室名來上。云與賊連。居貞曰。元惡誅矣。蔓延何爲。命火其牒。居貞以壽卒。封定國公。子鈞。參知政事。

事。

賈居貞傳

楊際春曰。戰敗溺死。是天惡其殘賊。故譴死以活城中大姓性命。此中定有神明鑑察。傅高作亂。鄭某云鄂之大姓與傅通。杜萬一作亂。人告巨室與賊連。何大姓巨室。盡通匪類耶。迄今數百年後。予遊歷南北各省。每聞人命案出。被告主謀。必爲富室。嗚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富之招禍如此。而人方思攫奪無已。不亦怪乎。

劉伯林

劉伯林爲將。部曲俘虜萬計。伯林以脅從。盡赦之。所至與民休息。稱爲樂土。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所活奚止千人。子孫必有興者乎。子黑馬。位太

傅封秦國公。孫元振。元禮。皆顯官。

劉伯林傳

李德輝父。李德輝。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

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後輝官至安西行省左丞。有惠政。

李德輝傳

張宏範。張宏範守大名。歲大水。宏範輒免租稅。朝廷罪其專擅。宏範曰。臣以爲

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水潦不收。而責民輸。則民必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有恆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

體。仕至大將軍。

張宏範傳

宏範所對。卽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論。人人皆曉者。但雖知之而不能行。則見小遺大者多也。

張養浩。張養浩幼有行義。嘗出。遇人遺楮幣於途者。追還之。十歲讀書不輟。累

官參議中書省事。關中大旱。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卽散家財。給貧乏。登車就道。饑者賑之。死者葬之。經華山禱雨。獄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到官後。

禱於社壇。大雨如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書出賑饑民。每一念至。卽撫膺痛哭。卒年六十。關中人如失父母。諡文忠。張養浩傳

天旱致禱而雨注。天何以獨聽養浩。蓋從泣拜不能起來也。其卒也如失父母。民何以獨厚養浩。蓋從撫膺痛哭來也。感應之道。豈可倖而致哉。

宇文公諒

宇文公諒。弱冠有操行。爲富室子弟師。夜半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

人。公諒厲聲叱去。翌日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故。旋登進士第。同知餘姚州。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民以爲別駕雨。仕至廉訪司。爲國子助教時。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爲名臣。公諒平居。雖閭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書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儒學傳

按輟耕錄。公諒入浙省試院。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所書。試官以文不中。式將黜之。座主龍麟州過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登第。雖曰爵祿前

定蓋亦陰德所致。公少時嘗館巨室。其閨夜奔。堅拒不納。託他故告別。此非陰德歟。

王伯顏 王伯顏知福寧州。有惠政。與賊戰敗被執。罵曰。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我。死當爲神以殺汝。挺頸受刃。頸斷。湧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伯顏旣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起兵討賊。望空呼曰。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福寧遂平。

忠義傳

此與宋蘇緘爲神殺賊事同。蓋激於忠義之氣。恨不能現身殺賊。故臨終發願報仇。而死後爲願力所持。其中陰身。遂能不昧本來。隨呼而應。凡含怨報復者。皆如是也。故吾人願力最大。有堅強之願力。能歷多劫而不磨。徹悟語錄云。淨土門中。以願爲最。凡有願者。終必能滿。鬻頭藍弗習。非非想定。將成。每爲魚鳥所驚。因發願曰。後當作飛狸。食魚鳥。後生非非想定。八萬大劫。終作飛狸。此惡願尙有力用。

況善願乎。又一僧於石佛前戲發願曰。願來生作威武大臣。後果作大將軍。此戲願尙必得遂。況至誠之願乎。願之最高最大者。爲阿彌陀佛。於無量劫前。以國王出家。發四十八大願。修成極樂世界。接引衆生。其第十八願云。若有衆生。欲生我國。持我名號。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故釋迦世尊。說阿彌陀經。勸衆生發願。願生彼國。十方諸佛。同聲讚歎。教人信仰。而佛說無量壽經。懸記各世界衆生。以發願得生彼國者。不可勝紀。至我中國。由遠公祖師。開念佛法門。淨土聖賢錄。所載生淨土者。已有數百之多。而窮鄉僻壤。失紀載者。更十百倍於此。而所紀者。如道昂。將生天上。發願欲生淨土。卽得三聖來迎。雄俊。將墮地獄。決志求生淨土。忽乘寶臺以去。懷玉。發願誓取金臺。遂能如願。臨終願力。不可思議如此。故吾人。決宜看破身心世界。將一切恩仇報復之念。掃除淨盡。免入輪迴受苦。更決心發願。念佛求生淨土。臨終猛力求佛接引。則必能超出三界。徑登不退菩薩之位。此爲人生最大要緊之事。故詳說之於此。

狗兒妻

張楨除高郵州尹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

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屍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卽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

鞠之皆伏辜人以爲神明焉

張楨傳

唐李景略雪張光妻冤獄見女鬼現身拜謝已覺作負心事怨魂可畏而此更能憑兒起訴令負心儂無所逃罪不尤幽明不隔果報森然乎嗚乎明有日月幽有鬼神願天下有情人毋作負心事

虞集父汲楊文仲

虞集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嘗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

翰林院編修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文仲守衡以汲未有子爲禱於南嶽集將生文仲晨起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旣覺聞甥館生男頗異之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等并性理之學官翰林學士卒封仁壽郡公集於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於權門未嘗附麗議中書正言讜論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爲德世稱邵庵先生

虞集傳

文仲爲壻女祈嗣。卽便得嗣。至誠祈禱。定知有應。然亦由其父能贖無辜生命。故得真人降世。大啓門閭。故人欲仗神力。必須真實積德也。

按虞允文。初知太平州。舊制。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歲祿貧不能納者。生子多不舉。允文爲置荻蘆稅。以補添丁錢。由是生子並舉。先是允文無子。明年妻妾雙誕二男。是則虞氏數世皆以積德延嗣。

蕭邨 蕭邨性至孝。博極羣書。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邨拾之。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邨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暮行遇寇。欲加害。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累授侍讀學士。不赴。邨真實履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

醇儒。

儒學傳

此與漢直不疑償金事相類。真與物無爭。貪瞋盡泯者。故能感盜賊。稱醇儒。蓋所養有素也。

許維楨。許維楨爲淮安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楨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楨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曰。冬無雪。民多疾。維楨曰。我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良吏傳

劉秉直。劉秉直爲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民張聚鈔。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城隍祠。忽有村民阿蓮。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命尉襲之。果得賊於汴。遂正其罪。七月螟生。秉直禱於八蜡祠。蟲自死。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太行蒼峪神祠祈祝。有青蛇蜿蜒出。還行數里。雷雨大至。良吏傳

林興祖。劉天孚。林興祖爲道州路總管。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又劉天孚。知許州。歲大旱。天孚禱卽雨。良吏傳

田滋。田滋官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彧被誣。獄成。滋審之。泣而不語。滋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彧有冤。願神明其誣。守廟道士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焚禱。

燼中得其遺稿。今藏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滋詰成等不服。出所得火中誓狀。皆驚愕伏辜。或得釋。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三年不雨。道過西嶽。因禱曰。不雨三年。民饑且死。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良吏傳

董搏霄李謀兒。董搏霄辟陝西行臺掾。時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

有李謀兒累殺商賈於道。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人皆為憤。搏霄言於貞。尸諸市。天乃大雨。拜河南省右丞。賊衆突至。刺殺之。無血。

惟見白氣衝天。董搏霄傳

完顏合達。完顏合達參知政事。陝西旱。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歲大稔。民立石頌。

德。完顏合達傳

余闕。余闕守安慶。秋大旱。為祈澗山神。三日雨。余闕傳

張德輝。張德輝遷東平路宣慰使。春旱。禱泰山而雨。張德輝傳

陳思濟。陳思濟知浙東宣慰事。旱。禱於名山。雨大澍。陳思濟傳

許扈 許扈除陝西右丞。旱。禱於終南山而雨。許國楨傳

王伯勝 王伯勝拜遼陽平章政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即雨。王伯勝傳

尚文 尚文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以禱得雨。境大稔。尚文傳

暢師文 暢師文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為

豐年。暢師文傳

塔海 塔海任廬州時。有飛蝗北來。民患之。塔海禱於天。蝗乃引去。鐵邁赤傳

觀音奴 觀音奴知歸德府。亳州有蝗。民訴之。立取蝗向天祝之。蝗不為災。觀音奴傳

卜天璋 卜天璋授饒州路總管。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遂熄。山有

虎為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升廉訪使。卜天璋傳

王惲 陳氏 王惲授平陽路判官。初太平縣民陳氏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

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惲一訊得實。盡出所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為福建按

察使。黜官吏貪污不法者。戒戍兵無得寓民家。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定。王惲傳

鄧文原謝回

鄧文原為江東道廉訪使。徽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

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獄決乃雨。鄧文原傳

彭希涑曰。元之吏治。非能古若。而慈惠之政。所在多有。如田滋。卜天璋。林興祖。觀

音奴。劉天孚。諸人有禱輒應。事蹟昭然。可知為民請命之心。果出至誠。其應如響。

有司牧之責者。可以觀矣。

白景亮

白景亮授衡州總管。郡學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生無廩膳。亮皆備之。

儒風大振。縉紳稱頌焉。白景亮傳

瞻思丁

瞻思丁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俗不知讀書。乃創孔子廟。明倫堂。購經

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卒後。子忽辛授雲南右丞。復下郡縣。徧立廟學。選文學之

士為教官。文風大興。賽典赤瞻思丁傳

彭氏謂元之循吏。慈惠之政多有。而治不古若。豈非徒行慈惠。不能提倡聖賢教

化。有末無本耶。然尙有白景亮。瞻思丁等。創聖廟。塑賢像。講經授學。丕振儒風。以

視夫等聖像如魔鬼。嫉經書如糞穢。惡之若仇。避之似浼者。其相去何如也。嗚乎。不高談德化。慈惠之吏。豈易邁哉。此足徵世變矣。

李忠 李忠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全。孝友傳

吳國寶 吳國寶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孝友傳

金景文 金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友著。其父母疾。齋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改所居鄉曰純孝。金履祥傳

李茂 李茂事母謹。母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每夕祝天。願損己年益母。母年八十四而歿。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戶。皆風返而滅。事

聞旌之。孝友傳

王思聰 王思聰父病劇。思聰拜祈於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失明。思

聰舐之卽能視。傳孝友

鄭文嗣 鄭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敢私。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子弟有過。頰白者猶鞭之。每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大和教冠昏喪葬。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不預家政。宗族里閭。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傳孝友

張閏 張閏八世不異爨。家百餘口。無間言。日使婦女聚一室爲女功。工畢貯庫。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卽抱哺。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縉紳之家。自謂不如。傳孝友

蕭道壽 蕭道壽母年八十。事養重禮。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疾醫不能療。壽割股肉。

啖之遂愈。孝友傳

王薦。王薦性孝而好義。父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蘇。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思食瓜。時大雪。求不得。薦避雪樹下。仰天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摘歸奉母。渴頓止。宣慰司上狀旌之。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家粟已竭。卽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孝友傳

楊皞。楊皞父清。母牛氏。母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雨不霑土。送者大悅。廬墓蔬食終其喪。孝友傳

扈鐸。扈鐸早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產一女。妾不慧。熟寐壓女死。伯父死。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嘗自抱哺。同臥起。弟有疾。鐸夜

稽顙星斗。哀禱曰：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我弟。使伯父無後。明旦弟愈。孝友傳

卜勝榮 卜勝榮兄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遂痊。孝友傳

王庸 王庸母李氏疾。庸夜禱北辰。叩頭出血。母疾愈。及母卒。露處墓前。旦夕悲

號。一夕雷雨暴至。鄉人持寢席往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溼。咸歎異而去。孝友傳

傳

劉通黃鎰丁祥一 劉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通每自歌舞以悅母心。卜失

明。通斷酒肉。禱三十年不懈。卜年八十五。忽復明。又黃鎰丁祥一。皆以親喪明。以

舌舐之。復能視。孝友傳

張紹祖 張紹祖讀書力學。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

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賊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

害。乃釋之。孝友傳

湯霖 湯霖事母至孝。母病熱。更數醫弗效。母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時天氣甚

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漸也。取以奉母。疾果愈。孝友傳

黃道賢 黃道賢父病篤。道賢夜禱於天。願減己一紀以益父壽。父遂愈。至元統

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孝友傳

陸思孝 陸思孝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無效。方欲剖股肉爲糜以進。忽夢

寐間。恍若有神人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卽以奉母。疾遂愈。孝友傳

黃贊 黃贊臨江人。聞父娶後妻。居永平。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庶母聞贊來。盡

挾其貲去。更嫁。贊號哭曰。吾來省父。今已歿。思奉柩歸。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

恨。尙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往。不納。弟憐之。與偕至永平。求父墓。又弗

得。贊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塋。卽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啓棺

得父骨歸。孝友傳

史彥斌 史彥斌嗜學。有孝行。時河溢魚臺。彥斌母卒。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

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明年墓果爲水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葬之。傳孝友

余丙祝公榮。余丙父亡未葬。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

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又祝公榮母歿。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伏棺悲哭。

火自滅。傳孝友

趙炳。趙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

年十二。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去。傳孝友

郭道卿佐卿。郭道卿與弟佐卿俱被盜執。將殺佐卿。道泣曰。吾有兒已長。弟弱

子幼。請代弟死。佐泣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

門兄弟。吾何忍害。兩釋之。子廷璋亦以孝聞。傳孝友

魏敬益。魏敬益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資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

以食之敬益有田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等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民諭之曰：吾買若等田，使若貧不聊生，吾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有司以聞，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孝友傳

孫瑾 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嘗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孝，母患癰，瑾吮之，又喪，日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將葬，時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開日朗，甫掩壙，復雨，數日不止。孝友傳

黃覺經 黃覺經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經，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得母以歸。羊仁傳

靳祥 靳祥，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仕至集賢大學士，子德進，仕至中書右丞。靳德進傳

賴祿 孫樊淵，郭狗兒。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避南山，盜至，將刃其母。

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盜不忍加害。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其時又有樊淵遇兵。請代母死。郭狗兒請代父母。俱感賊得免。樊淵郭狗

兒傳

元之吏治。已不古若。而孝友一傳。乃反盛於漢。傳。豈非自宋以後。佛儒兩家學說。深入人心。所涵濡者厚耶。觀其感應。則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山不能壓。賊不能殺。求長壽得長壽。求愈疾得愈疾。時序可以顛倒。鬼神聽其指揮。豈不異哉。中庸云。惟至誠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雖聖人不得見。而於孝子略見一斑矣。

朱存器 朱存器。歷官至修內史司使。嘗夜經蘆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存器笑而遣之。子國寶。官輔國將軍。參知政事。朱國寶傳

劉廣 劉廣。爲翰林學士。兼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請讓之。廣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

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爲美德也。

劉廣傳

讓固美德。亦賴在上者極力提獎。使人知觀感。而蔚爲風尚。孝弟禮義。莫不皆然。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風俗之厚薄。全在居上位者意志之趨向耳。而主教育者所提倡。尤爲有力。蓋士子之習尚。風俗所由出也。

王女 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聞聲趨救。以

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得生。

列女傳

武蘇氏 武用妻蘇氏。生子德政而寡。夫兄利其資欲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事母至孝。蘇卒。時天旱。政方掘地求水供葬事。忽二蛇躍出。隨其地掘之。果得泉。

列女傳

武某欲嫁弟婦。目的原在奪產。豈知舉家將亡。縱得資產。不能享用耶。幸蘇氏得保貞節。而貪人後嗣。亦賴以存活。所以謂一人行善。舉家有福。一人作惡。舉家有

禍餘慶餘殃之說確鑿可據。

柯陳氏 柯節婦陳氏石梁人。海賊至。挾以登舟。陳投江死。其父方臥病。見女至。呼之不應。忽不見。駭曰。我豈夢耶。既有自賊中歸者。言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尸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夫舁歸。斂之。

列女傳

甫殉難而歸家辭父節孝兩全矣。尸逆流而上。烈魂不泯耶。鬼神呵護耶。嗚乎。可以風矣。

李張氏 李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死戍所。妻張氏。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喪葬無遺禮。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當不死。踰月不死。鄉人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於衣。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悉。且指示骨所在處。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云。爾信夫耶。入口當如冰。黏如膠。果然。官義之上於大府。使零護喪還。給錢使葬。仍旌其門。復其役。

列女傳

張氏孝義艱貞。故令人無間言。惟竟感其夫魂。附童身。敍死事。示葬所。不亦異乎。倘妻有不良。更復何顏相對。嗚乎。世風不古。道德淪亡。有夫之婦。尙視禮教爲壓迫。放蕩爲平權。更何問夫死後事耶。然荀子有言。國家無禮則不寧。人無禮則不生。婚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故今風俗儂薄。而自殺者日多也。哀哉。

趙孝婦

趙孝婦家貧。備綫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嘗念姑一旦不

諱。無由得棺。乃鬻次子。得錢百緡。治棺。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言畢。風轉而北。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列女傳

邱處機

邱處機有道德術。人稱爲神仙。太祖召之。先馳表。拳拳以止殺爲勸。既見

太祖。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不嗜殺人。問爲治之道。對以敬天愛民。問長生之道。答以清心寡欲。又曰。天道好生。陛下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於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

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卒年八十。

釋老傳

處機雖道家弟子。觀其答太祖之言曰。敬天愛民。曰。清心寡欲。並無求仙合丹吐納服餌之法。實李老之真傳。與佛儒爲一貫。較之道家旁出之金丹符籙各派。過之遠矣。主國者罪莫大於嗜殺。居家者罪莫大於不孝。故處機兢兢致意於此。大有裨於世道。稱其得仙。蓋可信也。按冥報記。隋大業中。河南有婦。不孝其姑姑。目盲。婦以蚯蚓食之。俄而雷震。提婦從空落。身如故。而易其頭爲狗首。言語如人。問其故。曰。以不孝姑。爲天神所罰。足證處機之言不虛矣。

帕克斯巴丹巴。帕克斯巴。土蕃人。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號聖童。稍長。學富五明。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世祖卽位。尊爲國師。命製蒙古新字。以諧聲爲宗。卒賜號大聖至德普覺眞智大寶法王。詔郡縣建廟通祀。又丹巴。西蕃人。幼從天竺習梵祕。得其法。帝師帕克斯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後謫潮州。時鎮守之妻得奇疾。丹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爲成宗禱疾。遄

愈。卒後追號大覺普惠廣照帝師。元起朔方。崇尚釋教。帝后妃主皆受戒而爲之膜拜。其徒怙勢。氣燄熏灼。若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者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頗通奸利云。釋老傳

蒙古起自蠻夷。獸獵種族。慄悍成性。專以殺戮爲事。統一全亞。橫肆歐洲。世界文明種族。蹂躪殆盡。倘非佛教天堂地獄之說。懾伏其心。則他種人類。幾無子遺。帕克斯巴。卽僧傳發斯巴。天生聖哲。位登國師。史傳所載。雖無教誨元主戒殺之明文。而云帝后皆受戒膜拜。既受戒。則犯殺盜淫妄。應得罪報。當必爲之詳說。既膜拜。則所受四戒。當必不敢輕犯。此中保全人民之生命。若干。財產若干。貞節若干。惟佛能知矣。嗚乎。吾國近時學者。醉於外人物質文明。疵佛教迷信。不能救世。豈知非賴佛教。在數百年前。蒙古已盡殺吾族。以中國土地。供其作遊牧場耶。族且淪亡。何有學術政治可言也。龐居士詩云。傷嗟今古人。幾個知恩德。誠有慨乎言之也。至史稱其徒怙勢。爲害地方。無論何界中人。均是龍蛇混雜。此教徒個人之

罪。非佛教自身有過。不惟教義無過。卽以帕克斯巴師徒論。固知所保全者大。而所侵害者小也。但禪教律史稱能各守其業。不至受人指摘。而密宗獨否者。足見密宗神通。易於招魔。學者授者。不可輕率從事也。

桑哥 桑哥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善之。以爲右丞相。桑哥鈎考百司倉庫財穀。置徵理司以主之。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發兵捕之。趙孟頫奏請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遂赦天下。民困稍蘇。湖廣平章政事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時湖廣初附。比屋斂錢。備極慘酷。要束木悉掩有之。銜命江南理錢穀。極其酷虐。民至嫁女賣妻。殃及親鄰。有盧世榮者。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以罪廢。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以爲右丞御史。陳天祥疏言。世榮爲江西權茶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更恣行苛刻。大肆誅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爲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

深矣。上親鞫之。一一款服。遂誅之。剖其肉以食鷹獺。旋下桑哥獄。并要束木忻都王。

巨濟誅之。續通鑑綱目

言利之臣鮮有不敗者。觀此益信。

明史

男子脅生兒 嘉靖四年。橫涇農孔方。脅下產肉塊。剖視之一兒宛然。
五行志

女人左脅生兒 隆慶五年二月。唐山民婦生兒。從左脅出。
五行志

世人乍讀佛書。謂悉達太子。從摩耶夫人右脅降生。卽咤爲荒誕。豈知歷史所載。數見不鮮耶。蓋人之生。在普通因緣。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故從陰戶出。而有特別緣者。如經云。盧舍那佛。坐蓮華臺。藏世界。天光師子座上。說恆河沙不可說心地法門。復分身千百億釋迦。下生南閻浮提。迦夷羅國。父字白淨。母名摩耶。摩耶釋云大幻。蓋自身是幻。生佛亦幻。以幻法度幻衆耳。本非如衆生貪淫欲而入胎。更何疑於剖脅而出耶。

豬生人二則 萬曆二十三年春。三河民家。生豕。類人形。手足俱備。天啓三年

七月。辰州玩平溪。生豕。豬身人足。

五行志

雞卵生人二則 弘治十七年六月。崇明民。顧孟文家。雞生雛。猴頭而人形。身長

四寸。嘉靖四年。長垣民王憲家。雞抱卵。內成人形。耳目口鼻四肢皆具。

五行志

觀此足證人畜轉輪。確乎不易。蓋心性爲衆生之主人。而形骸如宅舍。如衣服。主人時而富。時而貧。富則居廣廈。衣錦繡。貧則寓茅舍。衣弊衣。外表時有不同。主體實無變易。心性亦然。忽爲善。忽爲惡。善則升人天。受福報。惡則墮三途。受苦果。形貌雖有改變。心性終無差別。惟由貧致富則難。富者但不蕩敗。即可久享。三途造福則難。人類但戒殺盜淫妄。卽不墮落。然佛言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人身之難保如此。可不堅持四戒。而永受三途之苦耶。

朱誠洌。朱秉樞。 汧陽王誠洌。康王諸孫也。事父及繼母。以孝聞。父疾經月不解。

帶。及薨。鹽醢不入口。明年墓生嘉禾。一本雙穗。嘉瓜二實並蒂。慈烏異鳥環集。以母

馬妃早卒。追服衰。食蔬三年。雪中萱草生花。咸謂孝感所致。時又有輔國將軍秉樞。好學篤行。父病。禱於神。乞以身代。疾竟愈。母喪。廬墓。有雙鶴集庭。世宗表其閭。諸王傳

莊烈帝 慈煥。莊烈帝第五子。生五歲而病。帝視之。忽云。九蓮菩薩言。帝待外戚

薄。將盡殤諸子。遂薨。九蓮菩薩者。神宗母李太后也。太后好佛。宮中像作九蓮座。故云。帝念王神異。封爲悼靈王。莊烈有七子。四皆幼殤。太子及定永二王。國破不知所

終。諸王傳

按此事係莊烈憂國用不足。薛國觀獻借助戚畹之議。乃勒李國瑞家出金四十萬。國瑞無以應。奪爵。悻死。國瑞乃李太后兄孫也。故太后降神爲言。以彰殘刻之果報。嗟乎。莊烈之亡國。固由賢奸莫辨。賞罰乖方。而病根則在累朝皆不知節用。愛民。誅求無厭。蓋自神宗興礦稅。國家元氣。日朘月削。探括盡於雞犬。物力更無餘地。小民流亡。羣聚爲盜。而牧民者。又無王尊。龔遂等良吏。善爲解散。使務農桑。而反以流寇而用兵。以用兵而增賦。覈隱田。增關課。加鹽引。議鼓鑄。勒捐貴戚。尙

至被逼悸死。況令富戶報名輸官。與禦人國門何異。在上者既爲巨盜。安得不驅人民而胥爲盜也。太祖之初卽位也。卽招流亡。墾荒地。除田契稅。貸逋賦。存恤鰥寡。孤獨廢疾。共蠲免。各省田租七次。修天下水利。詔有司賑饑毋俟報。此其所以興也。後世子孫反之。此所以亡也。孟子曰。仁者足以保四海。不仁者不足以保妻子。觀明史。信斯言爲萬世準繩矣。

朱奇溯 西河王奇溯定王曾孫。三歲而孤。問父所在。卽慟哭。長刻梅檀爲父像。祀之。母病渴。中夜稽顙禱天。俄有甘泉自地湧出。母飲泉。病良已。諸王傳

徐達常遇春 太祖奮自滁陽。戡定四方。雖曰天授。蓋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

有謀。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無以過之。開平摧鋒陷陣。所向必克。智勇不在中山下。顧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勳齊。而食報各異。其故何也。太祖常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鑑矣。徐達常遇春傳

按太祖詔徐達常遇春北伐。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勿妄殺一人，故徐達克元都，以兵守宮殿門，使宦者護宮人妃主，禁士卒侵暴，不妄殺一人，吏民安堵，遇春戰將耳，摧鋒陷陣，所殺必多，安得與達並論乎？食報各異，固有由也。

李文忠 李文忠以左副將軍北征，至阿魯渾河，敵來益衆，大戰破敵，引兵還，失故道，乏水，渴甚，禱於天，所乘馬跑地，泉湧出，三軍皆給。李文忠傳

劉基曾祖濠 劉基曾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毀，使者計無所出，乃爲更其籍，連染者皆免。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爚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基於書無所不窺，尤精象緯之學，論者以爲諸葛孔明儔也。太祖任以心膂，基亦知無不言，遇急難，計畫立定，人莫能測，帝恭己以聽，呼爲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卒封誠意伯。劉基傳

章溢 章溢天性孝友。元憲使禮之。改官秦中。要與俱行。至虎林。心動辭歸。歸八

日而父歿。未葬。火焚其廬。溢搏頰籲天。火至柩所而滅。章溢傳

王溥 王溥未仕時。奉母葉氏。避兵貴溪。與母相失。凡十八年。嘗夢母告以所在。

洪武間。仕至河南省平章。請歸省墓。之貴溪。求不得。晝夜號泣。居人言夫人爲賊逼投井死矣。溥求得井。有鼠自井出。投溥懷中。旋復入井。汲井索之。母屍在焉。郭雲傳

祈禱得泉。平獄得雨。籲天息火。皆歷史數見之事。不具論。王溥以孺慕之誠。夢母陰告。亦感應當然之理。不足異。可異者。蒞井求屍。鼠自井出。直投溥懷。非明明葉之化身耶。葉以賊逼投井。是以義烈殉身。不應墮落畜道。此鼠或葉之幻化耳。果輪迴爲鼠。何汲井僅言見屍不見鼠乎。雖然。節烈者一時之義憤。吾人墮此濁世而爲衆生。豈能免於罪過。則墮落亦正不可保之事故。明義理者。更當極力念佛。求生淨土。以免輪迴。而孝其親者。亦當極力念佛。回向淨土。以爲濟度也。

道同朱亮祖 道同爲番禺知縣。永嘉侯朱亮祖。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土豪

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輒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言之。同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他日。借他事。笞同。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奪之去。同條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帝不知其由。遂使誅同。及同奏至。帝悟。使宥之。後使者至。則同已死矣。縣民悼惜。刻木爲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傳同爲神云。明年帝召亮祖至京。與其子暹俱鞭死。後追論亮祖爲胡惟庸黨。次子昱亦誅。道同及朱亮祖傳

亮祖自恃威勢。枉殺良吏。乃不旋踵而父子三人以命相償。且道同死而人民悼惜。上登神道。亮祖死而人民痛快。下陷地獄。威勢顧可終恃乎。

譚淵 譚淵驍勇善戰。然性嗜殺。滄州破。燕王命給牒散降卒。未遣者三千餘人。待明給牒。淵一夜盡殺之。王怒。淵曰。此皆壯士。釋之爲後患。王曰。如汝言。當盡殺敵。敵可盡乎。淵慙而退。夾河之戰。南軍陣動。淵前搏戰。馬蹶被殺。譚淵傳

嗜殺者必受報。惟一死決不能償三千命債。惡果正無窮也。

成祖 金幼孜。楊榮並進文淵閣大學士。永樂二十二年。從帝北征。次開平。帝謂榮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即還軍。至榆林而崩。金幼孜傳

按史稱比年用兵。白骨蔽野。此神所以有上帝好生之告。幼孜所以有玉石俱焚之對也。幸成祖信佛敬神。即日班師。否則死在異域。內外之變。或出意料以外。觀榮幼孜等定議。祕不發喪。馳告太子。太子遣太孫奉迎軍中。始發喪。其情形危險如此。況深入敵國。能安然歸乎。一念體天好生之心。弭身後無窮之患。信佛敬神者。危難中定有神人指點。

楊榮 楊榮初官編修。成祖入京。榮迎謁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成祖遽駕謁陵。遂受知。甘肅守臣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蒙古。且爲患。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榮還言。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帝從其言。叛者亦降。征阿魯台時。或請調江西民兵。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

從之。帝凡五出塞。士卒饑凍死亡十二三。榮與幼孜言宜班師。帝還至榆木川崩。浙閩山賊起。議發兵。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仁宗卽位。進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敏。曾孫旦。兩廣總督。

吏部尙書。

楊榮傳

按楊公先世以濟渡爲生。適橫流衝民居。溺者順流下。他舟皆撈取貨物。惟榮曾祖及祖專救人。於貨物一無所取。人嗤其愚。逮榮父生。家已裕。有神人謂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顯貴。宜葬某地。所謂白兔墳也。生榮累世貴盛。又嘉靖間。楊博父服賈淮揚。有關中鹽商。寄千金其家。一去不返。公埋金花盆中。上植時卉。遣人於關中物色之。則商已謝世。止一子。公邀之至。指花盆謂曰。此若翁所寄千金也。其子愕然不敢取。公曰。此汝家物。何必辭。子叩謝。攜金去。後生博。官總督。吏部尙書。博子俊民。官戶部尙書。

謝遷

謝遷爲講官。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講。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

稱善。進東閣大學士。時馬文升以邊警餉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以南方稅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矣。且足國在節用。不節用。雖加賦奚益。議遂寢。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天下稱賢相。年八十三卒。謚文正。子丕。官侍郎。謝遷

傳

按正統間。福建鄧茂七倡亂。都憲張楷委謝都事搜賊黨。謝於可疑者。及脅從者。均授以白旗。戒兵不得妄殺。全活萬人。後生遷。以狀元爲名相。孫丕。復中探花。

羅倫。五歲隨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

及爲諸生。志聖賢學。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喪禮

期年而小祥。再期而大祥。成化二年。廷試對策。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第一。授修撰。旋引疾歸。不

復出。倫爲人嚴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行鄉約。相率無敢犯。粗衣惡食。或遺之衣。見道饑。解以覆之。晨留客飯。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爲意。以金牛山人迹罕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卒謚文毅。羅倫傳

按倫赴試禮闈。僕於寓中拾一金釧。行已五日。倫偶憂路費不給。僕乃以拾釧對。倫怒欲齎還。僕曰。如此往返。誤試期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設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毋令人死也。竟返至其家。果係一婢潑面水。遺釧於地。主母疑婢匿。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授。根求誅罵。忿欲投繯。倫出釧還之。遂全兩命。復趨京。得中式。廷試。狀元及第。還金尙不甚難。最難者憂人受委屈。不惜舍己功名以赴之。如公者蓋生有自來。加之立志學聖賢。涵養有素。故能如此。天報以狀元及第。亦不過興起凡愚於公固毫末無加也。又感應集證。倫赴會試。至蘇州。夢范文正公來。謂子某年某樓之事。感動太清。明年狀元屬子矣。倫憶昔拒奔女於此樓。及廷試果魁選。是則文毅公善行正多。非僅以一事獲報也。

胡儼 授桐城知縣。鑿桐陂水。溉田爲民利。縣有虎傷人。儼齋沐告於神。虎遁去。桐人祀之朱邑祠。以國子監祭酒致仕。卒年八十三。

胡儼傳

楊翥 少孤貧。隨兄戍武昌。授徒自給。楊士奇微時流寄窘乏。翥輒解館金。

讓之士奇既貴。薦翥經明行修。召試授翰林院檢討。後以尙書致仕。卒年八十五。陳濟

傳

授徒自給。所得幾何。而肯周濟友朋。誠古道可風者。宜其獲報厚也。

王英。爲禮部侍郎。正統八年。浙江民疫。遣祭南鎮。時久旱。英至大雨。民呼

侍郎雨。王英傳

王瑜。以總旗隸趙王府。永樂末。常山指揮孟賢等。與宦官黃儼。結謀弑帝。立趙王。其黨高正。瑜舅也。密告瑜。瑜泣諫不聽。正懼謀洩。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賢等盡伏誅。瑜累遷副總兵。鎮淮安。有善政。民有負金不能償。至翁壻兄弟相訟者。瑜卽代償。勸其敦睦。歲凶。發官廩以振。而性好貨。前所發不軌事。有枉者。正統四年入京。得疾。束兩手如高懸狀。號救求解而卒。陳瑄傳

正以逆謀告瑜。尙有甥舅之情。惟泣諫不聽。反將殺瑜滅口。則曲在正矣。瑜告變。本忠於事主之道。且有被逼不得不告之勢。則告變。瑜可告無罪。惟舅氏由己而

死情理終覺難安補過之法在精細調查無令枉濫乃瑜不及此所以受陰譴也
柴車 柴車官江西右參議以採木入閩經廣信廣信守故人也餽蜜一罌發視
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卻不受後進兵部尙書參贊甘肅軍務同事邊塞者
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惡之遂斷酒肉其介特多類此

柴車傳

車卻故人餽金足與楊伯起同作千秋佳話但此種友朋心目中何嘗有故人不
過攀援長官耳至斷酒肉以矯正流俗實一舉而自他兩利足爲後世矩則昔張
悅致政歸揭屏間言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
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且減業果以安生又蘇東坡在黃州
自書曰款尊客菜不過三簋有召我者以此告之蓋口腹之欲無窮能加節約亦
惜福延壽之道也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古之名
賢不敢縱口腹以傷生耗財如此願聞風者興起耳

石璞 石璞歷任江西按察使善斷疑獄民娶婦三日歸寧失之婦翁訟壻殺女

誣服論死。璞禱於神。夢神示以麥字。璞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比明械囚趣行刑。未出一童子窺門屏間。捕入。則道士徒也。叱曰。汝師令汝偵事乎。童子首實。果二道士匿婦麥中。立捕論如法。在江西數年。風紀整肅。雖婦孺無不知石憲使者。仕至尙書。

石璞傳

關心民瘼者。定有神靈輔助。惟不信神。或不關心民瘼。則神無可如何矣。

周新 周新爲大理寺評事。以善決獄稱。成祖卽位。授監察御史。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遷浙江按察使。冤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入境。羣蚋迎馬頭。迹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鞠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鞫實磔僧。新微服行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訪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詢諸囚。得令貪汗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劾罷之。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至浙江攫賄。新欲按之。遁去。後新入京。遇千

戶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命戮之。臨刑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後帝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爲陛下治奸貪吏云。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妻有節操。偶赴同官妻內讎。荆衣如田家婦。諸婦慙。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益貧。廣東巡撫楊信民曰。周公當代第一人。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賜給之。妻死。浙人仕廣東者皆會葬。周新傳

周新被紀綱誣陷致死。與道同被朱亮祖誣陷致死。正同。新爲神。綱受戮。與同爲神。亮祖受戮。亦前後一轍。果報升沈。絲毫不爽如此。但同爲縣尹。亮祖爲將軍。其誣陷易。新以御史爲按察。足稱股肱之臣。何紀綱小人。得以一言譖之死耶。明代開創之君。太祖。成祖。皆視其臣如草芥。所以後世子孫。終遭流寇之報。殺戮靡遺歟。

鍾同 鍾同。景泰間。官御史。因上疏復沂王爲儲事。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之。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帝怒。杖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鍾同傳

大抵吾人無論善惡。將有大禍臨頭之時。每有一種朕兆。雖其不自覺。而物類竟先知之。如趙襄遇刺。過橋馬驚。侯景將敗。馬臥不起。所謂物各有靈也。至鍾公之馬。初欲救主於生前。終竟殉身於死後。方諸烈士。何以加焉。殆亦公忠義之氣。性分中有以相感者歟。斯人斯馬。足以愧天下懷二心以事君者。

周斌 周斌為江陰知縣。有惠政。民歌曰。旱為災。周公禱之。甘露來。水為患。周公

禱之。陰雨散。楊瑄傳

于謙。石亨。徐有貞。于謙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累遷山西河南

巡撫。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即具疏言之。正德間。也先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

諫不聽。及駕陷土木。英宗被擄京師大震。眾莫知所為。謙檄兩京河南山東各軍赴援。募

民兵。繕器甲。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也。先至。數戰不利。又聞勤王兵且至。恐斷歸路。

遂擁上皇去。即英宗謙調諸將迫擊。至關而還。閱年餘也。先乞和。請歸上皇。景帝不悅。

謙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耳。帝改容曰。從汝從汝。卒奉上皇歸。謙力也。

謙之爲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苗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號令明審。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私迎上皇復位。執謙下獄。擬極刑。英宗猶豫曰。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遂棄市。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尙書。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是年有貞爲亨所中。下獄拷掠。戍金齒。又數年。亨下獄死。吉祥族誅。謙諡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贊曰。謙爲巡撫時。聲績表著。及遭艱虞。繕兵固圉。身繫安危。功在社稷。乃奪門變起。徐石輩力擠之死。然有貞石亨吉祥相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後得復官。賜卹。公論久而後定。信夫。

于謙傳

張軾

范廣與都督張軾不相能。英宗復辟。軾誣廣黨附于謙。謀立外藩。下獄論

死。以妻孥第宅賜降。丁明年春。輒早朝還。途中爲拱揖狀。左右怪問之。曰。范廣也。遂得疾不能睡。痛楚月餘而死。成化初。廷臣訟廣冤。命子昇仍襲職。范廣傳

徐石輩枉陷于忠肅。既皆明正典刑。禍不旋踵。而輒陷范廣。雖幸逃王刑。終遭鬼祟。其痛楚月餘者。壽命未盡。靈魂已受冥罰。使求速死不得也。陷人以圖富貴。胡爲乎。

商輅 商輅謝政歸。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位至太傅。年七十三卒於家。子良臣。官翰林侍講。商輅傳

按公救開封鳳陽諸府饑民。給之田種。使有所歸。又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工部請採木川湖。皆以公諫而止。公之德政甚多。不僅不妄殺。故天報之厚也。

王恕。劉文泰。王恕爲揚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書院課士。以治行最。超遷。

江西布政使巡撫南畿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等處官田徵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恕乃量減官田稍增之民田所部水災周行振貸全活二百餘萬口召入爲吏部尙書時邱濬入閣與恕不相能太醫劉文泰往來濬家求遷官爲恕所阻銜恕甚遂撫拾恕代人作傳中語爲無人臣禮恕以奏出濬指帝下文泰錦衣獄鞫得實貶文泰御醫恕賜歸及濬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爲恕年九十三卒其日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矐之暝矣諡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

王恕傳

醫乃仁術文泰以熱中被阻竟欲誣陷正人其心術不仁已極則其醫術亦可知下獄貶官不足奇最妙者爲依附之夫人所呵叱曰使相公負不義名數字嚴於斧鉞矣恕臨終大顯奇迹蓋亦生有自來死有所爲者也

李興 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李興等繼往興大肆威虐祭河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

楊守陳傳

帛不能燃。明明是神不受享。所現人面。殆卽被威虐致死之怨鬼歟。

劉大夏

劉大夏爲車駕郎中。成化間。遣王三保至西洋。獲寶無算。上命兵部查

三保舊案。時項忠爲尙書。使吏檢案。劉先入藏之。三日不得。會有諫者。事遂寢。後項詰吏。以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劉在傍言曰。三保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尙追究有無耶。項降位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劉果至其位。

綱鑑

大夏見識遠大。深得楚書不寶金玉。惟寶善人之意。然項公從諫如流。亦不愧古大臣休休有容之度。觀此與遼史馬人望傳。可想古賢士大夫。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一則直道而行。一則虛懷若谷。誠所謂相交以道者。自世風日下。相尙以利。居上者視僚屬若家奴。爲下者視長官爲大賈。一則喑啞叱咤。一則唯唯諾諾。國事尙可問乎。

崇慶寺僧

黃紱爲四川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冤。

吾當爲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沈之塘下分其資且藏婦女窟中絀發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毀

寺。

黃紱傳

韓文 韓文宋韓琦後也。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彥博至其家故名曰文。歷官

南京兵部尙書。歲祲米價翔踴。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米價爲平。武宗卽位。劉瑾等導帝狗馬鷹兔。文上疏切諫。瑾等環泣帝前。遂寘不問。而文致仕。卒年八十有六。諡忠定。子士奇。仕至湖廣參政。士聰。士賢。亦以舉人入仕。

韓文傳

潞公率十萬人爲淨土會。其卒也。應棲神安養。不入輪迴。何亦有入胎轉世事耶。或不忍衆生饑溺。乘願再來乎。則子孫福報。不值一眇矣。然歷史上真心救荒活衆多人命者。福報固推之不去也。感應類鈔載賀燦然於萬曆間。以諸生從御史姚思仁巡按河南。時大饑。燦然草疏勸思仁請賑。思仁持法嚴。多置不法者於死。

一日被攝至冥。羣鬼索命。王詰問何以嗜殺。思仁曰。我爲天子執法。此輩自死於法耳。王曰。居官不能體上帝好生之德。而草菅民命。罪孽無從解免。思仁曰。河南凶某請賑。活千萬人。可以相準乎。王曰。此賀燦然之功。已注其大富貴矣。思仁曰。非某。賀疏何由上。王頷之。令放還。後燦然官冢宰。思仁亦登八座。觀此可知救災活人。造福無量。

陸完 陸完有才智。善交權勢。宸濠反。就執。搜其籍。得完平日交通事。帝怒。執完。將寘極刑。值武宗崩。世宗立。以前平劉六等賊功。減死。戍福建靖海衛。初完夢至一山。曰大武。及抵戍所。有山如其名。歎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竟卒戍所。陸完傳

戍有前定。則一切功名富貴。均有前定。交權勢胡爲者。戍爲惡果。交權勢爲惡因。種如是。因受如是果。自無所逃。然果能改過遷善。禮佛懺罪。廣種善因。自受善果。則終於戍所之事。又未嘗不可逃也。惜完不足以語此。其所謂才智者。乃自害之媒也。

王守仁父華。

王守仁父華。以修撰仕至南京吏部尙書。性孝。母年踰百歲。卒。華

年已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以兵部主事抗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遷刑部主事。數年。巡撫南贛。時江西廣東福建盜賊蜂起。守仁親率銳卒。破四十餘寨。八十餘巢。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寧王宸濠反。下九江。薄安慶。守仁襲取南昌。濠還兵來救。守仁大破之。遂執濠。而張忠許泰等。讒毀百端。令更上捷音。入諸嬖倖名。乃已。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守仁初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謫龍場。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卒諡文成。世

襲新建伯。

王守仁傳

按陽明一生學問事業。全從格物致知。自求諸心得來。而求心之悟。則從研究佛學得來。佛言一切唯心。萬法唯識。故誨阿難云。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

是妙明真心中物。又曰。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衆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又曰。汝猶未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蓋天下一切事物。幻妄稱相。若如程朱所云。學者當卽天下一事一物。研窮其理。則雖與天地齊壽。亦無了竟之期。不過念念爲物所轉而已。安能正心誠意哉。且中庸明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是則盡人性物性。只從盡自性中得來。不必盡天下之人之物。則一一研究其性其理也。且戒之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從事物上求格致。非爲道而遠人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可與陽

明相印證矣。

又按朱子謂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其語病在卽凡天下之物句。使人疑云。凡遇一事一物。皆當研究。致有舍本逐末之譏。若只拿一事一物。反覆參究其理。精研不已。廢寢忘餐。則與禪宗令學者取一則公案。參其話頭。正同。實有一旦豁然之候。如楞嚴經。餘習羅漢。以刺足身痛因緣。謂我念有知。知此深痛。雖覺覺痛。覺清淨心。無痛痛覺。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攝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諸漏虛盡。其二十四聖。莫不從六根。六塵。六識。七大中。以一門深入。得悟本性。蓋陽明所說。如六祖以前。上根利智。從自性證得。朱子所說。如六祖以後。中根勇猛。從參究修得。若徒究事物。不能屏除意識。則去道遠矣。淵鑑類函。王華館一富翁家。翁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種。王援筆書其旁。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

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見前一聯云。欲求人間種。恐驚天上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

彭澤父

彭澤爲徽州知府。將嫁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焚之。徒

步詣徽。澤驚出。迺日吏負其裝。父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出。澤痛自砥礪。政最。人稱循吏。後總督川陝諸軍。平賊有功。卒諡襄毅。

彭澤傳

有如此賢父。安得不有賢子。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然必自幼卽教以義方。不然。習深難移矣。又必由一家一鄉。蔚爲風俗。不然。寡不敵衆矣。

陶大臨

陶大臨。兩廣總督陶楷之孫。廣西巡撫大順之弟也。少應舉杭州。鄰婦

夜奔。拒之。且遂徙舍。爲人寬然長者。而內貞介。不以勢利易。嘉靖間。授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卒。贈尙書。諡文僖。

陶楷傳

感應類鈔。餘干陳生。善醫。有貧人病危。陳治之痊。貧人之母。命婦伴宿以報恩。婦

夜就陳陳亦心動而力制之曰不可婦強之乃連曰不可不可最後幾不能自持更呼曰不可二字最難後其子入試考官棄其文忽聞言不可復閱再棄之又聞呼不可不可因又閱決計去之忽聞大呼不可二字最難因錄入榜後房師問其子子不知也歸語其父乃知爲不淫之報又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女夜奔公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是秋中式先期父夢人送扁上書月白風清四字作書貽公公益悚然後成進士至參政林茂先少領鄉薦家貧夜讀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慕茂先名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監察何得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年及第觀前王華事及此數則足知能戒邪淫其福甚厚反之犯邪淫者其禍必烈矣數公中王華茂先以嚴勝陸公以婉勝皆修養有素者次則陳生以力制欲更普通人所當效法也

楊爵。楊爵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挾冊以誦。嘉靖八年登進士第。擢御史。以母老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筍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爲御史也。服滿起。故官直言極諫。下詔獄。榜掠死而復甦。又不許家人納飲食。屢瀕於死。爵處之泰然。踰年員外劉魁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卽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比三人至。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萬曆間。諡忠介。

楊爵傳

世宗昏庸暴戾。以奸邪爲腹心。嫉忠良如寇仇。明之亡。蓋基於此矣。爵等幸得神佑。至再至三。不然。已先周經。楊繼盛而爲冤死鬼矣。臨終而大鳥至。爵或伯起之

再來與

馬森父俊。

馬森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墜殞焉。俊給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踰

年而舉森。歷太平知府。有兄弟訟者。予鏡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調大理卿。屢駁疑獄。遷戶部尚書。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節儉。帝命中官發戶部銀六萬。市黃金。森持不可。又命購珠寶。森亦力爭。以母老乞養歸。森初爲考官時。夏言壻出其門。欲介之見言。謝不往。嚴嵩聞而悅之。森亦不附。里居贊龐尙鵬行一條鞭法。鄉人爲立報功祠。卒諡恭敏。

馬森傳

感應類鈔。森父年四十始得子。生四歲。眉目如畫。夫婦寶若拱璧。一日婢抱出。從高處失手跌下。傷左額而死。馬公令婢奔匿。而自承跌死。婦驚痛。撞公倒者數次。索婢撻之。無有也。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生森。左額宛然赤痕。卽司徒也。殺愛子而不怨。其仁厚何如耶。其得珠還合浦。昌大門閭宜也。至森處。人骨肉之間。動之以至性。而立朝事主。守之以正道。可稱象賢惟肖。克紹箕裘。

者矣。

劉顯 劉顯生而膂力絕倫。稍通文義。家貧落魄。之叢祠。欲自經。神護之不死。遂從軍。屢破倭寇。授總兵官。統制大江南北。復平瀘州蠻。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蠻酋曰。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巔。羣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文彩。相傳諸葛公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也。劉顯傳

蔡毅中 蔡毅中五歲通孝經。父問讀書何爲。曰。欲爲聖賢耳。天啓初。爲禮部右侍郎。楊漣劾魏忠賢。得嚴譴。毅中抗疏救之。忠賢戟手大詬。毅中乞歸。不許。已而嗾其黨劾罷之。毅中有至性。四歲父病。籲天請代。母病。盛夏思冰。孟水忽凍。卒後終喪。斷酒肉。不入內寢。廬居。有紫芝白鳥千鴉集墓之異。卒贈禮部尙書。蔡毅中傳

觀楊爵及此兩案。明室忠臣喪亡殆盡。當蔡公抗疏時。豈冀得保骸骨歸里。而竟獲免。蓋亦有數存焉。觀其至孝動天感物。所謂忠孝一貫信矣。

顧錫疇。賀君堯。

顧錫疇。字九疇。天啓朝典試福建。策有譏刺。魏忠賢黨指爲東

林。削籍。崇禎朝。復故官。與楊嗣昌忤。告歸。福王立。進尙書。又與馬士英不合。致仕。南都失守。鄉邑亦破。間關赴閩。唐王命以官。力辭。居溫州江心寺。總兵賀君堯。撻辱諸生。錫疇將論劾。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屍於江。溫人覓之。三日乃得。棺殮。顧錫疇傳

江慎修現報錄云。顧錫疇。崇禎朝官。大宗伯。國變後。居溫州。爲賀君堯所害。沈之江。華亭令張調鼎。爲顧門生。請乩。而顧公降。張問老師何時登道山。乩曰。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賀君堯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何仇。曰。老夫前世乃天台山僧。路逢一蛇。以杖擊殺之。賀卽蛇後身也。怨對相尋。因果應受。可語我兩兒。切勿報仇。張立遣人至溫。踪迹之一一不爽。後君堯亦爲人所殺。是日永嘉令吳國杰。宴顧於江心寺。至明日。聞顧被害。募漁人尋之。不得。夜夢顧立水中。謂曰。余前世爲天台僧。誤殺一蛇。今抵其命。承公厚意。營我後事者。以公前世係我徒孫。有方外一脈故也。明日向某灣尋之。余卽在矣。早起。令漁人至其灣。獲屍。乃力助歸葬。按顧公前世乃天台山僧。因誤殺一蛇。終償命債。殺業之可畏如是。幸公般若若

宿根未泯。屬後人勿報仇。則公之殺業可從此了結。而賀既殺人。又被人殺。怨報正無已時。可哀矣。命債縱經多劫。終必抵償。楞嚴經。早有明訓。無可致疑。獨一友朋交好間。亦大有因緣在。則我輩舉心動念間。今日之因。卽將來之果。可不息息覺察。戒慎恐懼乎。一者慎毋種惡因。俾以後不招惡果。一者多親近善友。俾將來得善人聚會。更努力念佛。求生淨土。不墮輪迴。俾歷劫來所造殺業。不逢怨對。則究竟辦法也。

劉一儒 劉一儒。官刑部侍郎。張居正姻也。居正當國。嘗貽書規之。居正歿。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工部尙書。甫半載。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璣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別室。居正死。貲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卒諡

莊介。

劉一儒傳

昔范文正爲子娶婦。婦家以珍珠飾帳爲妝奩。公聞之怒曰。若敢齎至我家。壞我儉素之風。吾當於中庭焚之。一儒不加拒卻。而扃之別室。既不敗壞家風。更以濟

其困乏使人皆知富貴如浮雲。而儉德久而可貴。於訓世之道。倍覺深切著明矣。

林培 林培為新化知縣。縣僻陋。廣置社學教之。民有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隨

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為神。卒贈光祿少卿。馬經 綸傳

葉向高 葉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數瀕死。輒有神相之。萬曆二十

五年入相。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寮或空署。上下乖隔。中官權稅開

礦。大為民害。向高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盡。帝心重向高。禮貌優厚。然其言大抵

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屢疏乞歸。天啓初復為相。魏忠賢用事。數有匡正。後見時

事不可為。乞歸。而善類一空。卒諡文忠。葉向高傳

劉顯自經。神護之。得不死。向高屢瀕於死。亦得神佑。命中有祿位之人。果有鬼神

呵護矣。古人言鬼神福善。何亦同流俗之見。媚富貴耶。不知命中富貴之人。必自

其生前積善而來。非幸致者。具有善根。安得不有鬼神陰相。惜得志之後。每利慾

薰心。忘其本來面目。致佑之者。反而禍之。固鬼神所痛惜也。如向高者。憂國奉公。

庶幾不負神相矣。

牟俸 牟俸撫蘇松。以所部多巨室。故摧抑之。乃禁索私租。勸富家出穀備賑。動千計。怨謗紛然。後議事至京。汪直請執俸下詔獄。戍湖廣。俸在江西時。共成許聰獄。人多議其深文。至是被禍。皆知爲直誣。然無白其冤者。踰年卒戍所。牟俸傳

周禮荒政。立保富一條。蓋以富民者貧民之母。而國家之元氣也。如醫病者。保其人之元氣。則疾始可爲。大荒之年。貧人固爲可憫。而富人最覺可危。蓋若出粟。或糶或貸。而饑民麇集。杯水車薪。力不能繼。遂致招怨賈禍。若不出粟。更有居奇閉糶之嫌。爲富不仁。予攘奪者以口實。而倡亂不逞之徒。亦必號召饑民。假借貸之名。行搶奪之實。盡饑民而爲盜賊。不惟本地之富室不能自存。卽外來之商賈。亦聞風遠避。貿易不通。穀食益乏。於是本處旣羅掘已窮。乃不得不馳走他方。變爲流寇矣。故有牧民之責者。當荒象初成時。首宜馳報政府。蠲徵發賑。更向他方勸捐。廣運糧食。以爲救濟。而嚴禁饑民向本地富戶米店索借。免肇搶奪之風。而牟

俸乃故挫巨室。既絕其收入。復迫其輸出。勢不使富家破產不止。幾何不率人民而爲盜賊也。諺云。割他人之股以行孝。如牟俸之愛民。直等誘民爲盜。縱使無羅織許獄事。亦必難逃天譴矣。然王船山云。民雖強可陵弱。無以啓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豪民日競。罷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畫矣。豈必效郅都張湯。專鋤豪猾。而後稱能吏哉。

劉球馬順。

劉球。官翰林侍講。從弟知莆田。遺一夏布。球封還。貽書戒之。正統六

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諫。振銜之。欽天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勢爲奸。公卿多趨謁。球不與通。清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戶下。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汝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球死數年。瓦刺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殺。朝士共擊順斃。

之。德清自土木遁還。下獄論斬。瘐死。戮其屍。賜球諡忠愍。立祠於鄉。二子長鉞。次鈺。均成進士。鉞廣東參政。鈺雲南按察使。

劉球傳

歷史上怨鬼報仇之事。固亦不少。而獨忠義大臣。被奸人冤死。報怨之舉。反寂寂無聞。蓋彼奸邪造罪至大。冥冥中早有定讞。而此等忠魂義魄。又多位列神祇。視彼奸人等。如蜂蠆肆毒。無仇恨之可言。然而小人遂真以爲無鬼神。無報應。悍然無復顧忌。而爲所欲爲。讀史者深致慨焉。惟劉公之憑其子。拳足交加。卒使大慙族誅。小賊齏粉。威靈赫濯。照耀千古矣。按宦官王振傳。振爲亂兵所殺。其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呂震 尹昌隆

尹昌隆初爲太子傅。後改禮部主事。尙書呂震方用事。當其獨處

精思。以手指刮眉毛。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又白。震愈怒。拂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奏昌隆蓄無君心。逮下獄。尋遇赦。

復官。震理前奏。復下獄。後以谷王反事。坐以同謀。置極刑。震病且死。號呼尹相。言見

昌隆守欲殺之云。

尹昌隆傳

一事不合。必置之死而後已。小人殘忍可畏。但至號呼尹相時。刮盡眉毛。亦無計矣。

熊開元 熊開元指責周延儒。廷杖繫獄。越一年。遣戍杭州。京師陷。歸汀州。棄家

爲僧。隱蘇州之靈巖以終。

熊開元傳

按居士傳。魚山家故奉佛。持不殺戒。魚山成進士後。閉關一月。讀楞嚴經。有省。爲吳江知縣。禮漢月藏爲師。授給事中。以言事爲周延儒所疾。貶秩出之外。既又遷行人司副。及京師被兵。詔許官民請見言事。魚山遂言輔臣不稱職。以賄賂用人。帝方倚延儒。遂下魚山獄。并詔衛帥潛斃之。衛帥不奉詔。乃移刑部擬戍。帝復逮至午門。杖一百。仍繫獄。當受杖時。默誦觀音大士聖號。血肉糜爛。不覺痛楚。知大士陰相。在獄年餘。以佛法教獄中人。晝二時禮誦。夜演蒙山法。拔痠死者。說心經。

筆之爲心經再傳。居常奉六齋。至是或勸魚山開禁。曰：患死於杖耳。死於齋乎。姜琛同下獄。過魚山。見指月錄。弗省。既而以盛暑保出獄。琛之母馳至京。求相見。未到前一日。遽還獄。琛大悲慟。問魚山有何方便。得見母。魚山曰：觀世音菩薩。叩必應。盍誦普門品。琛因日誦普門品三十徧。不一月。夢菩薩爲說法。有省。重讀指月錄。釐然開解。又一月。兩人得出獄。琛得見母。明年延儒以罪賜死。魚山戍杭州。國破爲僧。名正志。號檠庵。得法於靈巖。繼起禪師。而姜琛亦薙髮於黃山。莊烈帝視忠臣如寇仇。宜其喪身亡國。而魚山夙具善根。蒙大士陰相。在獄經年。大弘佛法。是真能報佛恩者。世之居患難者。取法魚山可也。

汪喬年 汪喬年撫陝西。奉詔發李自成先冢。米脂令邊大受。訶得其族人爲縣吏者。掠之。言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亂山中。十六冢環而葬。中其始祖也。相傳穴乃仙人所定。壙中鐵燈檠。鐵燈不滅。李氏興。如其言發之。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斲棺骨青黑。被體黃毛。腦後穴大如錢。赤蛇盤三四寸。角而飛高丈許。咋咋吞日光。者六

七反而伏。喬年函其顱骨。腊蛇以聞。

汪喬年傳

人謂李自成祖墓。倘不被掘。則赤蛇成龍。當有天下。殊不知李賊殘忍嗜殺。亙古罕有。安能有成。縱使赤蛇飛騰。亦終有大力鬼神殲滅。世無有惡魔能成正果者。俗傳穴爲仙人所定。吾知仙人決不肯種此惡因。殆亦魔鬼爲之耳。

賀逢聖。賀逢聖。江夏人。爲翰林洗馬。時湖廣建魏忠賢生祠。忠賢聞上梁文。出逢聖手。大喜。卽日詣逢聖。逢聖曰。借銜陋習耳。忠賢拂然去。翌日。削逢聖籍。崇禎時入閣。數年致政歸。張獻忠逼江夏。有門生以僧帽袈裟來貽。逢聖反之曰。子無憂我。賊陷武昌。遂投墩子湖死。賊夏來秋去。大吏望衍而祭。有神夢於湖之人曰。我守賀相殊苦。汝察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可徵也。覺而俟於湖。赫然屍出。驗之果是。蓋沈水百有七十日。面如生。

賀逢聖傳

當忠賢炙手可熱時。一般趨炎附勢者。至鑄名溺器。以邀一顧。廉恥盡喪。彼忠賢心目中。豈料天下尙有守正不阿之賀逢聖其人耶。賀公借銜陋習四字。妙在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視當道豺狼。若鼯鼠之不足齒數。令彼驕矜氣燄。忽如冷水澆背。嗒焉盡喪。嚴於鈇鉞矣。死後神爲守護。足徵忠義之氣。決不泯於天地間也。

嚴起恆

嚴起恆。永明王時。爲大學士。桂林破。從王奔南寧。孫可望將兵直上王

舟。起恆諭之。被殺。投屍於江。屍流十餘里。泊沙渚間。虎負之登崖。葬於山麓。

嚴起恆傳

虎爲負屍。較鬼神守護尤奇。忠義之感化至矣。

何騰蛟

何騰蛟。巡撫湖廣時。湖北地盡失。止存武昌。左良玉軍橫甚。騰蛟與之

交歡。得相安。福王立。良玉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署中。良玉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將自剄。爲良玉將擁去。騰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忠誠得神佑。益歸心焉。後與清兵戰。敗。死之。諡文烈。

何騰蛟傳

關永傑

關永傑。好讀書。每遇忠義事。輒書之壁。狀貌奇偉。類世所繪壯繆侯像。

崇禎四年。會試入都。遊壯繆祠。有道士曰。昨夢神告。吾後人當有登第者。後且繼我

忠義可語之永傑愕然已果登第授開封推官強植不阿民畏愛之後從軍陳州勦賊李自成破城被殺

關永傑傳

騰蛟投水關侯拯之而終不免於敗死豈非殉難亦有定時有定處乎永傑入都關侯卽有繼我忠義之懸記可見死生有數無所用其趨避而忠臣殉節祖宗在天之靈且引爲榮譽也

花雲妻郜孫氏

花雲駐太平陳友諒破城被殺方戰急雲妻郜祭家廟挈三歲

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遂赴水死侍兒孫民瘞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漢兵敗孫復竊兒渡江遇僨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踰年達太祖所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賜雷老衣忽不見賜兒名煒累官指揮其五世孫爲復州總指揮請於世宗贈郜貞烈夫人孫安人立祠致祭

忠義傳

花煒幼年所處境界較漢李續尤爲艱險而孫以一弱女子能任託孤之重歷盡

險阻百折不回。則較李善尤難矣。士君子見之。當望塵而拜。敢謂女子小人中。無偉大人物耶。其生也神靈翊相。其歿也祠祀馨香。可以風世勵俗矣。

王禎 王禎授夔州通判。流劫至巫山。督盜同知王某。怯不救。禎代勒所部民兵擊賊。被殺。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所乘馬奔歸。血淋漓。毛盡赤。衆始知禎死。往覓屍面如生。子廣鬻馬爲歸資。王同知得馬不償。直櫬旣行。馬夜半哀鳴。同知起視之。馬驟前嚙項。擣其胸。翼日嘔血死。人稱爲義馬。忠義傳

禎代王禦寇。其死也。卽代王死。王不能經紀其喪。以歸葬。反負鬻馬之資而不償。直禽獸不若矣。嚙項而死。馬義報忿耶。抑鬼神有憑之者耶。

熊鼎 熊鼎爲浙江按察僉事。寧海民陳德仲支解黎異。異妻屢訴不得直。鼎一日覽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異乎。可止勿動。蛙果不動。乃逮德仲鞠實。正其罪。熊鼎傳

林培訊獄。蝴蝶導前。熊鼎伸冤。青蛙立案。陰靈不泯。造業者將安逃罪也。

謝子襄黃信中 謝子襄爲處州知府郡有虎患歲旱蝗禱於神大雨三日蝗盡

死虎亦遁去有盜竊官鈔子襄檄城隍神盜方閱鈔密室忽疾風捲墮市中盜卽伏

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有訴乃捐俸贖還其主 黃信中爲

杭州知府盜殺一家三人獄久不決信中禱於神得真盜遠近稱之

循吏傳

王章 王章授諸暨知縣母訓之嚴祖帳歸少暮母訶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

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甫半載調鄞縣諸暨民與鄞民爭挽章至相譁以御史按

甘肅兩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錢或害民神殛御史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蘇

一方當奏天子移爾位焚檄兩大注

王章傳

李驥 李驥知東安縣有嫠婦子齧死訴於驥驥禱城隍神深自咎責明日狼死

於其所驥持身端恪宴居雖几席必正卒於官士民赴弔咸哭失聲

循吏傳

謝王李三公均以信仰城隍而得神佑者然李公自責最勝王章性情太戇使非

賢母嚴於教戒未必有此令譽也

方克勤 方克勤爲濟寧知府。闢荒田立社學。教化興起。守將督民築城。克勤請

而罷之。先是久旱。遂大澍。民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

勿去。我民父母。朱亮祖嘗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

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循吏傳

耿蔭樓李信圭 耿蔭樓任臨淄縣。久旱。囚服暴烈日中。哭於壇。雨立澍。攝壽光

縣。禱雨如臨淄。馬從聘傳 又李信圭爲處州府。時苦旱。圭至輒雨。循吏傳

方耿兩公。皆以哭禱獲應。凡祈禱乃爲民請命。非可虛文兒戲。一須至誠懇切。一須反躬自省。如恤刑獄。寬徭役。蠲苛征。皆當實心行之。自能感召天和。挽回劫運。至囚服暴烈日中。似可不必。惟近世之人。疵此等爲迷信。不知無論彼果迷與否。其心終切於愛民。較之剝民以自肥者。其人格何如也。

葉宗人 葉宗人爲錢塘知縣。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汝有冤乎。吾爲汝理。蛇卽出。遣隸尾之。入餅肆。鑪下發之。得一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遂伏其罪。

又嘗行江中有死人掛舟舵推問則無賴子所沈者遂俱伏法民以爲神

循吏傳

此二事似非宗人之神而爲怨鬼之神然亦賴葉誠心爲民故鬼神之靈仗之而顯則謂宗人之神亦無不可

徐九思

徐九思爲句容知縣加恩單赤值歲祲爲減價糶米并煮粥食餓者全

活甚衆句容民爲建祠茅山後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

循吏傳

此又繼柳子厚以循吏爲神之證夫循吏既多於其所治之地爲神受福則貪酷之吏亦必多於其所害之地爲牛馬豬羊以償業債可知願臨民者勿以南面自豪矣

湯紹恩

湯紹恩爲紹興府新學宮立學社大旱禱雨卽降恤貧弱旌節孝民情

大和築三江口閘潮蕩不能就紹禱海神潮累日不至工遂竣士民立廟奉祀年九十七卒初紹之生有峨嵋僧曰他日有地名紹者承此兒恩因名紹恩後果驗

循吏傳

范衷

范衷除壽昌縣闢荒田興水利邑人頌德以外艱去廬父墓瓜生連理有

白兔三馴擾墓側。

循吏傳

施邦曜

施邦曜爲工部營繕事。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奔走其門。邦曜不往。

忠賢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適大風拔屋。免譴責。又使作獸吻。倣嘉靖製。莫考。夢神告之。發地得吻。嘉靖舊物也。忠賢不能難。遷漳州知府。盡知屬縣奸盜主名。每發輒得。闔境驚爲神。遷福建布政使。或餽之朱墨竹。姊子請受之。曰。我受之。彼卽得乘間以嘗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門矣。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嘗買一婢。命灑埽。至東隅。捧簞而泣。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茲地。不覺悽愴耳。邦曜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卒諡忠愍。

施邦曜傳

邦曜謂我若受之。彼卽得乘間以嘗我。最爲見道之言。其守身嚴謹可知。故得鬼神陰相。權閹亦無如之何。惟是財利之嘗試。粗淺者耳。鄉黨自好者。皆得使之無間可入。至於性情之間。好惡之際。偶有所偏。使人得乘間而入。雖大儒亦難防閑之。如朱子爲推官時。有貧而黠者。謀佔巨室之墳地。預埋己姓碑碣於土中。而以

巨室恃勢強奪祖塋告。朱子既有富室欺壓平民之成見。且掘土得記。判歸貧戶。至去官後。私訪之。乃知爲黠者所賣。又如海剛峯。專以鋤強扶弱爲務。一時世家大族。被無賴子大肆蹂躪。有詼諧者。爲盜跖告伯夷。叔齊恃父國君之勢。強奪首陽薇蕨。文以作諷諫。此皆所謂示之以可欲之門。使人得間而入也。善哉。大學之言。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斯修身者萬世之準繩也。

史可法 史可法。祖應元。官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

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巡撫淮揚時。北都陷。南都議立君。議者謂福王當立。而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潞王賢明當立。可法以爲然而馬士英黃得功高傑等發兵迎立福王。可法開府揚州。大清兵破揚州。死之。史可法傳

史翁知家必昌。而生可法。足信爲善有報。惟漢于定國。宋王旦。均以先德爲治世之良臣。史公獨爲亂世之忠臣。論福果不無遺憾。不知四大之身如幻。孤忠之性不磨。其殉國也。鬼神欽敬。青史留芬。何憾焉。

薛瑄 薛瑄母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爲山東提學簽事以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才者樂其寬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時公卿見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諷言官劾瑄受賄下獄論死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乃免瑄學本程朱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言動咸可法卒贈禮部尙書諡

文清

儒林傳

薛夫子將行刑而王振之蒼頭乃悲泣豈非盛德感人有不可思議者乎三子求代死不允而見蒼頭一泣得解可知雖殘忍小人惻隱之心仍在賊害善良而必假以惡名謂爲受賄如魏忠賢之於楊漣左光斗亦然可見雖貪黷小人而是非之心猶未泯所惜者不能擴充反加桎梏耳故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背覺合塵名衆生背塵合覺名佛

王畿 王畿受業王守仁講學足迹徧東南吳楚閩越皆有講舍善談說能動人

每講雜以禪機。學者稱龍谿先生。王良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稱心齋先生。良持論益高。出入於釋氏。再傳爲顏鈞。羅汝芳。梁汝元。楊起元。周汝登等。其學皆歸釋氏。鈞繫南京獄。當死。汝芳供養獄中。鬻產救之。得減戍。鈞赦歸。汝芳事之。飲食必躬進。人以爲難。汝芳官參政。楊起元官侍郎。諡文懿。

儒林傳

自孔孟沒。而存心養性之說。闕寂者千有餘年。至宋周程張朱。乃大振其緒。實則由於當時禪學大行。諸儒耳濡目染。於靜坐中體出端倪。知吾人心性本自靈明貫徹。但爲物欲所蔽。失其本明。苟能靜坐返觀。全體大用。本自具足。此皆佛家論性之理。宋儒得之。而倡明理學一派。與漢儒訓詁之學成對峙。因恐考據家疵其爲禪學。受異端之誚。乃對佛家更相詆謗。此則宋儒見道不明。幾於數典忘祖。至王陽明。純從坐禪悟入。而龍谿心齋。乃敢決儒佛之壁壘。而并爲一家。孔孟存心養性之說。得佛教發揮。益見廣大圓滿。此兩先生能爲儒門大增光彩者。觀陽明建不世之勳。而門下爲良臣。爲循吏。爲義士。孝子者。不可勝紀。學說播及東鄰。更

造就中興人材。振拔其國。孰謂佛教無補於治平哉。

又按羅兩峯我信錄云。周濂溪先生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啓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濂溪而後。入長慶寺修冥福者。程明道也。入寺講習。終日茹素者。程伊川也。入寺必拜佛者。邵堯夫也。日課觀音大士者。尹和靖也。解金剛經者。朱晦庵也。觀此。則學佛何礙其爲儒。而中州野錄載鄱陽何梅谷。妻好事佛。每日必念觀世音菩薩千徧。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弗從。恐貽笑士林。一日呼其妻。至再至三。隨呼隨應。弗輟。妻怒。何聒噪若是。谷曰。呼僅二三。汝使我怒。觀音日被汝呼千徧。安得不汝怒耶。妻乃止。不念。嗚乎。梅谷乃以吾人念佛等戲呼其妻乎。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生念佛。念觀音。如赤子墮坑。呼號慈母。慈母聞之。痛耶。怒耶。梅谷不明此理。竟以譎詐止其妻之事佛。而保己儒學之聲譽。亦適見其學之僞耳。

袁宏道宗道中道

袁宏道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宗道於萬曆十四年會

試第一。官右庶子。宏道年十六爲諸生。結社作詩歌古文。舉進士後。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選吳縣知縣。聽斷敏決。公庭無事。已而解官去。尋以清望。官吏部郎中。謝病歸。中道從兩兄遊京師。多交四方名士。旋以進士。官吏部郎中。宗道詩文好白樂天蘇軾。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從之。目爲公安體。袁爲公安人。文苑傳。

文苑傳中。於徐楨卿。董其昌。黃輝。焦竑。鍾惺。王志堅。均稱通禪理。明性相。而於三袁之精深內典。略不敘及。所著精深博大之西方合論一書。幾若毫無聞見。惜哉。史家無目。見小而遺大也。故採居士傳補之。

宏道字中郎。初學禪於李卓吾。已而曰。此空談。非實際也。遂回向淨土。晨夕禮誦。兼持禁戒。宗道中道亦同時發願修淨。中郎因博採經教。作西方合論。圓融性相。入不二門。發揮念佛法門之殊勝。宗道序之曰。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猛利。洞有所入。機鋒迅捷。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登山玩水。流連文酒。懶惰疎狂。未能全脫。旣因生死心切。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不

能相勝。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悟與未悟。皆宜修習。廣引經論。附以己意。其論以第一義爲宗。持佛名號。念念相續。爲行持六度萬行爲助因。深信因果。爲入門。香光識劣根微。宗道號香居士久爲空見所醉。縱情肆志。有若狂象。去年沈湎之後。親遊鬲子地獄。烈火洞然。見所熟談。空破戒之亡僧。形容尪羸。跛足而過。哭聲震地。及寤。身毛爲豎。亦遂發心。歸依淨土云云。已而中郎無疾而卒於僧寺。中道乞休。居恆禮誦。一夕跌坐。忽入定。神出飄然。乘雲有二童子導之西行。俄下至地。童子曰。住。中道見地光耀滑潤。渠中五色蓮花。香豔異常。樓閣極麗。揖問童子。此何地。卿何人。童曰。予卽令兄中郎侍者也。今方佇君可疾往。復取道。抵一池。上有白玉扉。一童先入。一童導過樓閣二十餘重。有人來迎。顏如玉。衣如雲霞。長丈餘。曰。弟至矣。諦視。則中郎也。引上樓坐。謂此西方邊地。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上方有化佛樓臺。前有大池。池中妙蓮。衆生處。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初亦生此。今居淨土矣。終以戒緩。僅地居。幸作西方合論。

贊歎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感得飛行自在。遊諸刹土。諸佛說法。皆得往聽。遂攜中道直上。倏忽千萬里。至一處。光耀無際。瑠璃爲地。界以七寶樹。花異寶色。下爲寶池。蓮花五色。中郎云。此淨土地。居衆生依報也。過此爲法身大士住處。美妙神通。千萬倍於此。吾以慧力遊其間。不得住也。過此爲十地等覺所居。吾不得而知。過此爲妙覺所居。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歎曰。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地位當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爲業力所牽。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少。歸五濁。趁強健。實悟實修。嚴持淨戒。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相晤。一入他途。可怖可畏。寄語同志。未有日啓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也。雖說法如雲。何益於事。吾恐汝墮落。方便神力。攝汝至此。淨穢相隔。不得久留。語訖。忽陵空而逝。中道若墜水。躍然而醒。時萬曆四十二年十月望也。中道自爲記如此。居士傳所載。如嚴訥。瞿汝稷。陶望齡。周順昌。諸君子。皆深得力於佛教。而明史皆絕不提及。有志向上事業者。索之居士傳可。

也。

丁鶴年 丁鶴年奉母避兵鎮江。母歿。鹽酪不入口者五年。後避地四明。寄僧舍。

賣漿自給。及亂定。還武昌。而生母亦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痛哭行求。母告以夢。乃

嚙血沁骨而葬焉。鶴年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晚學浮屠。廬居父墓。文苑傳

仰山脞錄。載鶴年葬父。雨十日不止。仰天悲泣。翼日雨止。夢母告以葬所。鄰翁亦

夢焉。母屍正中一齒如漆。皆驗。誠感如此。故人呼為丁孝子。

孫燧子堪 孫燧巡撫江西。時宸濠反。狀大露。燧密白其狀。章七上。輒為濠黨遮

護不得達。六月宸濠反。與許逵同遇害。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

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人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諡

忠烈。子堪聞父訃。率兩弟赴之。扶柩歸。兄弟廬墓。蔬食三年。有芝一莖九葩者。數本

產墓上。世稱三孝子。子孫官大學士者一。尚書三。參政一。侍郎以下甚多。忠義傳

于謙之死。陰霾四合。孫燧之死。陰慘烈風。馬殷有言。每殺不辜。天必陰霧愁慘。誠

哉。天去人不遠。而濫殺者。決爲人神不容也。燧盡忠而子盡孝。孫公亦死無遺憾矣。

顏容暄 崇禎時。賊犯鳳陽。知府顏容暄。匿於獄。釋囚獲之。容暄大罵。賊杖殺之。

血浸石階。宛如其像。滌之不滅。士民乃取石立祠奉祀。

忠義傳

宋譚趙烈婦爲賊害。血漬殿甃成婦像。磨之不滅。顏血石成像。後先媲美。義烈之精神。能遇物成形。庶有類乎佛菩薩之徧利現身矣。

徐學顏 徐學顏母疾。禱於天。請以身代。夜夢神人授藥。旦識其形色。覓之。得荆

瀝。疾遂愈。父爲兵馬指揮。忤權要。將置重辟。學顏徧叩諸公卿。莫爲雪。乃號泣爭於

刑部。齧臂血濺於庭。乃獲釋。歸推所居大宅讓其弟。尙義疎財。族黨德之。

忠義傳

劉鎬 劉鎬父允中。官憑祥巡檢。卒於任。鎬以道遠家貧。不能返柩。居常悲泣。父

友憐之。言於監司。聘爲廣西訓導。尋赴憑祥。莫知葬處。鎬晝夜哭。一蒼頭故從其父。

已轉入交趾。忽驀至。若有憑之者。因得冢所在。刺血驗之。良是。乃負歸葬。

孝義傳

李德成 李德成年十二。隨母避寇。至河濱。寇騎迫。母投河死。德成長娶婦王氏。搏土爲父母像。與妻朝夕事之。方嚴冬。大雪。冰堅。至河底。成夢母曰。我處冰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徒跣行三百里。抵河濱。臥冰七日。冰果融。數十丈。恍惚見其母。而他處堅凍如故。

孝義傳

謝定住。包實夫。蘇奎章。

謝定住。年十二。家失牛。隨母追逐。虎躍出。噬其母。定住

奮前擊之。虎逸去。乃扶母行。虎復追齧母。住再擊之。虎復去。行數武。虎還齧母足。住取石擊。虎乃舍去。永樂中。帝召見嘉獎。賜米鈔。旌其門。洪武中。包實夫授徒數十里外。途遇虎銜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卽舍去。後人名其地爲拜虎岡。後有蘇奎章。從父入山。猝遇虎。奎章泣告。願舍父食。已。虎曳尾去。

孝義傳

王俊 王俊母卒於順天官舍。俊扶櫬還葬。刈草爲茆舍。寢處塋側。野火延。熱將

及。俊叩首慟哭。火及塋樹而止。

孝義傳

劉準 父喪廬墓。冬月野火將及冢樹。準悲號告天。火遂息。傳孝義

楊敬 母柩在堂。鄰家失火。烈焰甚迫。敬撫柩哀號。風止火滅。傳孝義

謝用 以孝聞。父卒未葬。鄰人失火。延數十家。將至用舍。風反火息。傳孝義

石鼎 父歿。廬墓。墓初成。天大雨。山水驟發。鼎仰天號哭。水將及墓。忽分兩

道去。墓獲全。傳孝義

任鏜 嫡母卒。廬墓。黃河充溢。將齧塋域。鏜伏地號哭。河即南徙。傳孝義

王原 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既娶。號泣辭母。將尋父。徧歷山東南北者

數年。一日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告之夢。請

占之。老父曰。午南位也。莎根為附子。肉和之。附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南

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雪寒甚。臥寺門外。及曙。僧啓門問之。以尋父對。

至入禪堂。予之粥。珣方執爨竈下。出見。問姓名。相持哭。珣不欲歸。原以死自誓。寺僧

勸之同歸。後原子孫多仕宦者。傳孝義

黃璽 黃璽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求之行萬里不得踪跡後禱南嶽廟夢神授之以纏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句一書生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卽今道州曷往尋之從其言一日入廁置傘道旁伯震過之曰此吾鄉傘也循其柄有餘姚黃璽字方疑駭璽出問訊則兄也遂奉以歸

孝義傳

邱繼先 邱繼先生母黃爲嫡所出父歿事嫡母至孝嫡歿後欲尋母夢人告曰

若母在台州金鼇寺前乃之台訪金鼇寺行且泣牛觸之墜溝則輿夫馬長之門也出問從來以情告長曰吾前輿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是也繼先至其處委巷中一媪立門外探之則母也抱持而哭迎以歸備極孝養嘉靖間旌表

孝義傳

夏子孝 夏子孝六歲失母哀哭如成人九歲父得危疾禱天刲股六寸許調羹

進父食之頓愈翌日子孝病創父詰其故始知之里老聞於官知府胡麟先夢王祥來謁詰且縣牒至詫曰孺子其祥後身耶召見易名恩言之督學令爲諸生月廩之後事王畿耿定向等聞聖賢之學定向將疏於朝固辭乃止

孝義傳

阿寄 阿寄者徐氏僕也。徐氏析產。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年五十

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老僕何益。寄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寡婦脫簪珥。得白金十二兩。畀寄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歷二十年。積資鉅萬。爲寡婦嫁三女。婚二子。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二子。爲太學生。財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二籍。則家資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歿。或疑其有私。啓其篋。無一金蓄。所遺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

傳 孝義

趙重華 趙重華七歲時。父廷瑞遊江湖不返。重華長。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別書

父年貌邑里數千紙。所歷州縣徧張之。禱武當山。經太子巖。巖陰有字曰。趙廷瑞。朝山至此。遂書其後曰。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久之無所遇。過丹陽。遇一老僧。呼問故。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語訖忽不見。重華急趨至寺。果得父。相與慟哭。迎還雲南。

傳 孝義

史氏孝義傳序云。觀其至性所激。能感天地。動神明。水不能濡。火不能熬。猛獸不

能害山川不能阻。讀劉鎬以下諸傳。豈不然哉。德成慟母。堅冰解凍。任鏜護墓。大河徙道。孝子之心力。竟能旋轉乾坤。力量偉大。何能至此。蓋孝德爲佛菩薩之本原。故得佛力加持。天龍擁護。觀重華遇老僧。非明明大士示現耶。鞭心錄。明吳璋母。選給內廷。後隨親王妃之詔。璋棄家尋母。舟設觀音大士像。哀禱懇至。願必見母。比抵詔。而母又從王之饒州。璋奔馳沙磧。赤足皸裂。臥寺廡下。有道人自言焦姓。敷以藥。立愈。過庾嶺。黑虺嚙足。痛極暈倒。復見焦道人塗以藥。痛立止。投荒村茅舍。有美人留之同宿。璋曰。吾心似枯籐。豈有欲念。奔出門。而茅舍忽不見。雪深數尺。匍匐前征。憩古廟。焦道人又來。拊其背曰。爲母忘軀。鐵漢哉。天不負汝苦心。見母不遠矣。出餅啖之。頓忘飢凍。天明尋路。至饒。得見母。奉以歸。後子洪。孫山。俱官尙書。所謂焦道人。卽觀音示現來救者。與趙重華遇僧。如出一轍。足相印證。又按阿寄。具絕大理財本領。而屈身廝養。主人輩視之牛馬不若。倘非寡婦一泣。激其奮勇。自獻。豈不將終其身善刀而藏。老死於雞棲豕棚間耶。是知古今來埋

沒於庸耳俗目中。懷材不遇者何限。如阿寄者。卒能爲窮老吐氣。亦幸得寡婦能推心置腹。所以終食其報也。

楊黼。楊黼好釋典。或勸其應舉。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有大桂。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躬耕數畝。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證羣書根性命。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爲常。父母歿。爲傭營葬畢。入雞足。棲羅漢壁石窟山中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矣。果卒。

隱逸傳

孟子有養大體小體之說。以心爲大體。耳目之官爲小體。又分天爵人爵之貴。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膏粱。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文繡。古禪師誨人。當於活物上作活計。勿於死物上作活計。指其心曰。此活物也。心以外皆死物也。楊黼專究性命。不理外物。誠知務本矣。觀其偃仰讀書。何等安閒。沐浴告別。何等自在。世之迷於利祿。終日遑遑者。如蛾撲火。如蟻附羶。真覺業重可憐。

周顛 周顛於南昌市中乞食。語言無恆。太祖克南昌。顛謁道左。隨駕還金陵。屢入謁告太平。太祖厭之。命覆以巨缸。積薪煨之。薪盡啓視。則無恙。寄蔣山寺。不食半月。無飢色。賜以盛饌。食已。閉空室中。絕粒一月。往視如故。太祖征陳友諒。舟次安慶。無風。問之曰。行則有風。遂牽舟進。風大作。至馬當。太祖慮其妄言惑軍心。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太祖與之食。食已。作遠行狀。遂去。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帝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方伎傳

張三丰 張三丰名金一。不飾邊幅。又號張邈邈。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月不食。游處無恆。或云能一日千里。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啓視則復活。乃遊四川。入武當。歷襄漢。跡益奇幻。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英宗時。賜號顯化真人。終莫測其存亡也。方伎傳

袁琪 袁琪生有異稟。遊洛伽山。遇異僧。授以相人術。其法以夜中燃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洪武中。遇姚廣孝於嵩山寺。謂之曰。劉秉忠

之儔也。燕王召至北平。雜衛士九人飲肆中。珙一見。卽曰。殿下何輕身至此。九人笑其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卽位後。拜太常寺丞。珙相人。卽知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爲人孝友。待族黨有恩。居鄆城西。遶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

方伎傳

按仙道所修。無非存想固形。而亦能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解脫形骸。生死自由。況佛菩薩證徹心源。一切地水火風。根身器界。皆眞如妙性。故能擲大地如棗葉。納海水於毛孔。以長劫爲一念。現色身於塵刹。卽空卽假。法爾如是也。袁珙之術。雖不及周張。然相面知心。導人於善。可謂卽相術以行菩薩道者。

陳王 陳王逸其名。淳皇后父也。當宋季。從張世傑軍。與元兵戰。大潰。士卒多溺死。王幸達岸。與一二同行。支破釜。煑遺糧。以療饑。已而糧絕。同行者聞山有死馬。將共烹食之。王疲極。晝睡。夢一白衣人來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勝曰。舟至矣。

王驚寤。身已在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元。元將令來附者。輒擲棄水中。統領憐而藏之。艙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復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從隙受漿。居數日。事洩。徬徨不自安。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元將大恐。統領曰。王善巫術。而出之。王仰天。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送之登岸。王次女卽皇太后。年九十九薨。外戚傳

宋濂碑文云。君子之制行。能感人難。能通於神明尤難。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以登舟。非積德深厚。何以致神人之佑。至於斯也。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帝。以安邦定國。於乎盛哉。按人當饑餓將死之時。菩薩尙戒食死馬肉。然後相救。況爲肥甘之奉。殺牲而食乎。故此等人。當急難中。菩薩雖慈悲。亦莫能援矣。

吉祥僧

英宗妃孝肅皇后。有弟吉祥。兒時出游爲僧。家人莫知所在。孝肅亦忘之。一夕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且遣小黃門。以夢中言物色。得之報國寺伽藍殿中。召入見。后且喜且泣。欲爵之。不可。厚賜遣還。憲宗立。爲建大

慈仁寺。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周氏衰落。而慈仁寺莊田久猶存。

外戚周能傳

伽藍神爲佛門護法。故就吉祥因緣。而爲慈仁寺大啓齋糧。亦因吉祥有道。不爲爵祿所移耳。若其人無法可護。恐雖有魔民掠奪。伽藍神亦只好聽之而已。

李偉。李太后。李偉。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兒時嬉里中有羽士過之。驚曰。此兒

骨相位極人臣。嘉靖中。偉夢空中五色彩輦。旌幢鼓吹。導之下寢所。已而生太后。避警攜家入京居。太后入裕邸。生神宗。太后能約束其家。偉嘗有過。太后召入宮。切責之。不以父故。勸祖宗法。以是偉益小心。畏慎有賢聲。子孫嗣侯。崇禎時。薛國觀請勒勛戚助軍餉。偉曾孫國瑞當嗣爵。其庶兄國臣與爭。願輸父遺產四十萬。詔向國瑞借餉。國瑞不能應。遂恚死。有司復繫其家人。會五皇子疾亟。李太后憑而言。帝懼。悉還李氏產。

外戚傳

按后妃傳。李太后教帝嚴。帝不讀書。卽召使長跪。每遇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帝起。帝嘗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乃戲割其髮。太

后聞之。傳語張居正。具疏切諫。令爲帝草罪己札。又召帝長跪。數其過。帝涕泣請改乃已。萬曆初政。任委張居正。綜覈名實。幾於富强。后之力居多。觀此。可信李太后實爲天神下界。以母儀人世者。彩輿下降。夢兆足徵。蓋歷史上爲后妃者。能約束兄弟家人。已不可多邁。至能嚴教帝王之子。雖有小過。不少寬假。則李后實絕無而僅有。史稱萬曆初政。幾於富强。不能不歸功太后。而於太后好佛。多置梵刹。糜費鉅萬。不無疵議。不知太后倘不信佛。則以母儀天下之尊。豈不聽其家人驕恣。子爲帝王之貴。豈尙責其折節讀書。惟其信佛。知一切本性平等。故帝王失其尊。后妃失其貴。所以能嚴教神宗。而致一時之治也。況尊崇三寶。爲天下人民增長善緣。消除惡業。原非爲自身娛樂浪費可比。史氏幾一例視之。實太無鑑別。又况太后所奉者。如憨山大智。素庵諸大師。實人天眼目。爲世主所當護持者。安可重財帛而輕賢才也。太后雖未必位證菩薩。而於佛法固大有因緣。故能生時示現。歿後降靈。足爲妃后傳中放一異彩矣。

姚孝女 姚孝女適吳氏母出汲虎銜之去女追掣虎尾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

脫虎負痛躍出負母還藥之獲愈

列女傳

蔡孝女 蔡孝女隨母入山採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鬪虎舍其母傷女血歎

丈許竹葉爲赤女亦獲全

列女傳

招遠女 招遠有孝女其父採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之願見父屍同死俄大雷

擊蟒墮女前腹裂見父屍女負土掩埋觸石而死

列女傳

徐遠女 徐遠女六歲母患疔瘡女問母何以得愈母謾曰兒吮之迺愈女請吮

母難之女悲啼不已母不得已聽吮數日果愈

列女傳

李孝婦 李孝婦桂廷鳳妻也姑患痰疾將不起婦聞有言乳肉可療者乃煮藥

熬香禱竈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絕廷鳳呼藥不應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

傾駭城市邑長佐皆詣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薪艾傳之卽愈如其言果甦比

求僧不復見矣乃取乳和藥奉姑姑竟獲全

列女傳

世只知黃香有打虎事。而不知繼香而起者。大不乏人。夫一弱女子。何能力敵猛虎。自有山靈助力。可知。觀招遠女。慟哭一呼。雷霆下擊。非百靈效順之明證耶。李孝婦。感通神僧。當亦觀音示現。因大士慈悲救苦。而獎掖孝子之事最多也。啓楨野乘。明彭有源。母病篤。源泣禱大士。願割肝救母。夜恍覩大士旛幢而前。源炷香頂禮。持刀自剖。六割而心躍出。探肝切之。痛絕而甦。呼妻烹以進。母病霍然愈。源肺出外不斂。衆求大士。夕示夢曰。肺收無難。吾欲出之百日。令世人觀之。教孝耳。異談可信錄。清劉氏事姑孝。姑病噎。數次割股。而旋愈。旋發氏禱大士。刺脇出肝斷之。遂昏仆。恍見大士來撫之曰。兒苦矣。以藥塗傷處。得甦。烹肝奉姑。病竟不復發。拙著大士感應頌。所載極多。姑錄二則。以覘一斑。

高孝女 高孝女。適陳和。早寡。奉翁姑孝。翁姑歿。謂子剛曰。我父旅葬虞城城北。

母以棗木小車輜識之。今欲舁父骸歸葬。剛隨母至葬所。冢纍纍不能辨。女以髮繫馬鞍逆行。自朝至夕。至一小冢。鞍重不能前。卽開其冢。車輜宛然。觀者驚異。助之歸。

列女傳

張烈婦

張烈婦其姑多與人私一日呼婦共坐不應強犯之婦持杵擊奸夫自

投於地哭姑與諸惡少刺殺之欲焚屍重不可舉乃火其室鄰里救火見死人聞於官鞫之得實以次受刑邑故有烈婦祠婦死前三日祠旁人聞空中鼓樂聲

列女傳

小人恥獨爲小人蕩婦恥獨爲蕩婦今之倡婦女貞節不足貴者皆奉張氏姑之遺教也安得烈婦化身萬億力挽狂瀾乎

蔡烈女

蔡烈女少孤與祖母居有逐僕爲僧者來乞食挑之不從見殺遁去官

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

列女傳

玉亭君

玉亭縣君宗室典柄女適楊仞不兩月而寡遺孕生男家日落萬曆間

河南大饑三日不得一餐母子相持哭夜夢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晨興述夢母子皆符其日子取屋後土作坯易粟掘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傍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

列女傳

劉梅女

劉梅女許聘李之本之本歿女謂父曰兒爲李郎服三年需弟稍長然

後殉遂去鉛華教弟讀書越一年梅潛許田家女聞自縊死知府謝詔臨其喪鄰里
弔者如市田家亦具奠賻舉酒方酌樞前承灌瓦盆劃然而碎起高丈餘遶檐如蝶
墜觀者震色

列女傳

未嫁而守節原爲過激之行不可以訓世然節烈之過正足以對治淫邪之過君
子於此雖不敢提倡而未嘗不心折也觀田家醉酒瓦盆碎裂貞魂烈魄靈威赫
赫不足以警頑立懦乎

馬節婦

馬節婦家貧甚翁利其再適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翁陰納沈氏

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雷擊
舟欲覆者數四沈懼旋舟還之

列女傳

石氏女

石氏女被賊執欲污之女抱槐樹厲聲罵賊數人牽之不解斫其兩手

罵如初又斷其足愈罵不絕痛仆地賊就褫其衣女以口齧賊指斷其三含血噴賊

乃隕擁薪焚之後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則燥。暘則溼。村人駭異。掘去之。色入土三尺許。列女傳

血痕入土。何以雨反燥。暘反溼。詎非造物特顯此奇迹。以教化世人耶。嗚乎。碧化萇宏之血。而俗眼認爲頑石。彼蒼亦無如何矣。

江彬 江彬爲遊擊。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爲賊。得賞。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武宗大悅。出入豹房。同臥起。彬導帝微行。數至教坊司。進花氈幄。百六十二間。制與離宮等。帝出行皆御之。十二年。導帝微服幸宣府。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十三年。導帝幸大同。聞太后崩。還京。旋幸密雲。彬掠良家女數十車。載以隨。有死者。彬又導帝抵太原。大徵女樂。復欲南幸。羣臣百餘人伏闕諫。彬激帝怒。多杖死者。會宸濠反。彬贊帝親征。至揚州。徧刷處女寡婦。導帝漁獵。世宗卽位。磔彬於市。子四人俱斬。時京師久旱。遂大雨。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數計。江彬傳

史稱籍嚴世蕃家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餘萬兩籍王振家金銀六十餘庫江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彼等貪人方自以爲傳諸子孫喫著不盡豈知不旋踵而自身受戮或至滅族所積黃白珍寶徒供他人計數分括之資而已身方負債如山歷劫難以酬報嗚乎貪夫殉財其愚可憫而古今來覆轍相尋執迷不悟佛說黃金毒蛇眞實不虛矣

趙文華 趙文華父事嚴嵩以東南倭患建議蘇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畝者重科其賦又預徵官田稅三年募富人輸財自效事寧論功攘尙書張經破賊之功經論死文武將吏爭貨輸其門後病蠱臥舟中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子戍煙瘴地

奸臣傳

貪人必墮餓鬼道餓鬼腹大如山蠱病卽其現象捫腹而裂臟腑皆出殆毒害於人而自食其報也

李自成 李自成升御座忽見白衣人長數丈手劍怒視坐下龍爪鬣俱動自成

恐亟下。旋與大清兵戰敗。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載歸西安。清兵破潼關。自成走武昌。至通城九宮山。略食山中村民方築堡。爭前擊之。自成腦中鉏死。流賊傳

張獻忠 張獻忠陷武昌。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皆殺之。浮齒蔽江。

踰月。人脂厚累寸。欲渡洞庭湖。風大作。乃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入蜀後。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坵冢。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將卒以殺人多少論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大清兵至漢中。獻忠猝遇於鳳凰坡。中矢墜馬。伏積薪下。禽出斬之。流賊傳

史氏謂盜賊之禍。雖歷史恆有。而至有明李自成。張獻忠極矣。史冊所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史載獻忠殺人六萬萬。固爲過甚之辭。然張李兩賊所殺。總在數百萬。至千萬之多。使非清兵入關。勦賊。則我漢種。將被二匪芟夷以盡。未可知也。野史云。明之天下。亡於流寇。其所以致此者。洪武季年。冤殺功臣。至數萬人。永樂初

年。冤殺忠臣義士亦不下萬人。漢高殺三大功臣。其後尙轉世以分其鼎。明二祖兩世慘殺如此。冤氣所結。安得不亡其國哉。

哈立麻 烏思藏僧。有哈立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爲尙師。成祖爲燕王時。知其名。永樂元年。命僧智光齋書幣往徵。四年冬始至。帝見於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綵幣法器。諸物悉備。明年春。薦福於高帝后。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帝躬自行香。於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悅。侍臣多獻賦頌。事竣後。復賜黃白金綵幣如前。遂封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佑國演教大寶法王。領天下釋教。其徒皆封大國師。六年四月辭歸。烏斯藏大寶法王傳

按明通紀及釋氏稽古略。永樂四年。迎西僧尙師哈立麻至京。先是上在藩邸。聞烏斯藏有尙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卽位。遣使迎之。歷五年乃至。二月命於靈谷寺建壇薦祀皇考皇妣。尙師率僧伽舉普度大齋。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露。祥光。白鶴。青鸞。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

嚴妙相。天燈幡蓋。導引來下。梵唄天樂。自空而降。羣臣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頌。上爲作佛曲。使宮中歌舞之。三月封尙師爲萬行具足圓覺妙智佑國演教大寶法王。其徒皆封國師。十七年秋。頒御製佛曲於大報恩寺。寺塔舍利。光如寶珠。翌日現五色毫光。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頒佛曲至淮安。又現五色圓光。彩雲中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紅鳥。白鶴。盤旋飛繞。觀此可見當時祈禱。及頒佛曲。感應不可思議。除隋文帝頒布舍利於天下。感種種瑞應外。更無與此比倫矣。夫衆生平等。佛菩薩。原無一種世俗眼。尊貴閭浮小王。而特與以奇異感應之理。但諸佛無心。以衆生之心爲心。世俗既有特別尊崇人主之眼光。則爲人君者能至心信仰佛法。其奔走承事之人。必倍加誠敬。將事者衆。誠敬心重。則感應亦必有異於尋常。此平等中固不妨有差別也。故夫身居人上者能信佛。其造福必大。反之不信佛。其招殃亦必烈。佛雖無心。而因果之理固如是也。又按洪武四年。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於蔣山興國寺。建廣薦法會。上幸寺中禮佛。

聽法於徑山宗泐。受戒於天竺慧日。上之禮佛也。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花。事詳宋濂文集。

回向偈

稽首十方世界尊

甚深祕藏賢聖僧

唯願過去善惡衆

了知罪福本性空

現在未來見聞者

隨機各獲悉檀益

惡趣門閉覺路開

發菩提心生淨土

普爲施資流通及展轉傳布看讀諸善信回向偈曰

三界一切法。唯是一心作。順道則善吉。逆理則凶惡。懿哉古大人。存心同天地。用己才智力。參贊其化育。事事欲普利。天下及後世。博愛而濟衆。了無居德意。功高名譽隆。德大吉慶莅。生備享五福。餘慶覃後裔。此風若興行。世界自安治。人各懷禮讓。咸思盡己誼。哀哉諸小人。唯知有自己。存心與作事。絕不循天理。陷人以自安。損人以自益。唯務得現利。不知折宿福。及至結果時。苦報無窮極。徒爲人所憐。罪業莫由息。上啓於唐虞。下迄於明代。善惡各事迹。諸史悉備載。今世道陷溺。有識咸憂懼。吾友聶雲臺。設法爲救濟。特請許止淨。輯感應統紀。排印廣流通。法戒冀自取。幸得諸善士。出資逾萬元。敬印二萬部。用普結善緣。所餘之淨資。另排報紙本。字小而價廉。慰青年學悃。報紙印四萬。流布于遐邇。舉凡見聞者。無不生歡喜。兩種出版後。止淨重校閱。稍有所增修。比初愈親切。李耆卿居士。願任劖劘資。寫刻請高手。必期永傳持。余亦令重排書報二種本。加以增修字。以期垂久遠。因果之理事。既以大明顯。有心



A541 212 0023 3209B

世道人得有所舒展。普願見聞者。設法廣流通。庶幾息競爭。直臻於大同。願彼發起人。及與編輯者。助印諸善士。看讀取法者。現在及未來。一切諸善人。同消諸惡業。同長勝善根。生則獲五福。沒則登九品。先亡生淨土。後裔爲世準。風雨常順適。物阜而民康。俾彼四夷人。咸來觀國光。

民國十九年庚午閏六月吉日古莘釋印光謹撰

此次任印功德芳名

施省之二百元 周孟由等二百元 劉肇乾 郝貢書 一百十七元 胡子明六十元 雷

沛霖六十元 潘師昭六十元 飫蒨廬五十元 宋孟氏五十元 陳居士五十

元 劉耀五十四元 林宗越三十元 張健夫二十元 周實生十元 楊雪筠

居士任印壹百元 以上共收功德洋一千零四十七元 此書排工連打紙版四

付計五百四十四元零四角印刷報紙本五千部計壹千六百廿四元兩共計洋二千

一百六十四元四角除所列功德洋一千零四十七元欠洋一千一百十七元四角

由 印光老法師前所印書餘款及轉請之款墊出

再普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劫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歷史感應統紀

民國二十年初版五千部

上海開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世界佛教居士林

藏版處

蘇州護龍街南段
蘇州佛教弘化社
穿心街報國寺內

印刷處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蘇州佛教弘化社

